

9

TS360/4362(9)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5

真西山集

九

九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顯謨閣待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初年韓侂胄將啓兵端則欲用其親吏
蘇師旦者爲節度使密論詞臣使草制時中書舍人
陳公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
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
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躡遷遷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
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
公以免方是時侂胄權震中外鼻息所嚮誰敢違者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而公秉持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爲力也易至死冒有所欲爲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它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爲難公字壽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于郡城曾大考懿通直卽致仕大考楠事高宗爲禮部侍郎終祕閣脩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汝賢朝請大夫知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

調劄武南尉獲彊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劇寇沈師蹂州境覆官軍盛勝抵城下公方行倅事佐其長集民兵布旗幟日夜徼警甚嚴賊知有備引去公又伏兵津渡伺其宵濟遮擊之禽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于市帥憲以白于朝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科賜第丞相王公准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甚古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爲浙東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秦臧和買四萬餘匹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擢太社令太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

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侍門禍
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侂冑已居中用事假御筆
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祕書省正字進對言陛下
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謹被勸賞顧有獲罪
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爲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
之福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
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公爲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至
則增學廩給官書延見諸生勉以問學樽節浮費糶
米三千斛立倉爲儉歲備蠲民甫租凡二萬餘緡郡
城故榷酤爲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稅民

便之在郡二年田野闢道路脩城堞壯又捐河渡之
入跨江爲橋以免病涉湘人目曰陳公橋最聞以祕
郎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陞郎中兼史職嘉泰
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言
節鉞濫予職名蠶授名器大褻僥倖益茲貪墨肆行
生民日困而大吏賊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
諛成風雖君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
明年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掖垣兼內制
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英殿
脩撰知廣州公之治廣卽所以治全者推而大之新

贗舍浚泮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寒士蠲八縣送州
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借以病民重脩延恩館處士族
之落南者增置義冢給貧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
聚為江湖間患公命繕城浚隍築鴈翅城作敵樓置
經畧司敢勇軍以壯帥府之勢諭連韶諸州為戰守
備分遣將卒控搃嶮要寇聞風不敢犯上嘉之命行
制寶謨閣再任寇浸平公請納祿久之進顯謨閣待
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懇辭嘉
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八積階大
中大夫爵永嘉伯進通議大夫守元職致仕遺奏聞

增宣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護國寺甸洋山妣碩
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而仁仲弟蚤天教其子任
之以官待嫻族盡恩意不可撓以私與人交若簡澹
久而益親酬應事物從容有常度未嘗見疾聲遽色
篤學不懈博通群書而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
雅有旨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
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欺冒日衆
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大辟之獄奏裁
多濫而讞報煩壅不若令悉申提刑司詳覆實有疑
慮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兵猥冗不可用當分隸御

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
行其在清湘蠲虛市之征在番禺省八稅場皆奏白
于朝請推之它郡其建明太抵類此顧在公特爲細
事至其立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祕至爲近臣皆坐
忤權臣以絀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辭小司馬
之命上賜詔嘉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至以
儀鳳之翔砥柱之立比公嗚呼欲觀公之大節者其
攷諸此而已矣然公沉嘿靖厚不自表襮故世之深
知者鮮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昭示來世夫人林氏
朝奉郎知建昌軍思誠之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迪

功即臨安府監官縣主簿季暎通仕即皆先公卒仲
昉今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從事郎潭
州善化丞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均宣教即前知
婺州東陽縣

德秀之試詞學科也

賴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懼無以
報塞而昉以銘墓爲請詎不得辭銘曰

士貴實踐

不貴空言

言之孔易

守之維艱

平居乞乞

真若有立

得喪怵之

鮮不蠖屈

方其無事

論說瀾翻

有事而言

若鍵若銜

展也陳公

沉潜静默

見義必為

孔武且力

大姦盜權

寵其僮奴

寄以腹心

若馮子都

奕奕節旄

將舉以畀

在廷媿阿

孰敢訾議

公曰此官

寔獎勲勞

彼何人斯

異數是饗

豈以綸言

而飾隸皂

吾腕可斷

制不可草

瓊瓊貂璫

怙寵躡遷

抗章還之

連觸執權

紫薇玉堂

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

如篋斯脫

鳳翔千仞

砥植中流

知臣者君

褒詔優優

番禹之政

如古良牧

式遏寇攘

以奠南服

天子曰嘉

函其來思

簪筆代言

匪卿孰宜

驛騎方馳

文生遽隕

天實奪之

莫究其韞

有丘崇崇

閔此德人

勒銘山阿

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社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
大義幹棟我國家勲庸巍如周公旦奠天監精忠俾

其胄嗣寔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議大夫直華文
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子也淳熙八年以取
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爲某官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
上顧近臣曰汝愚年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
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
取應第一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
未之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
嘉獎再三自是名臣日彰徹雖勤勞中外位弗大顯
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風矣公初
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

推官忠定帥蜀群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
辦公事監西京中獄廟方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
公寔長西府密贊慈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
未幾厄胄竊大權群愴朋翼遷忠定于零陵未至而
薨海內憤鬱公闔門自處誓死守丘壠居數年詔復
忠定故官職先友多詒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
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
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公拜命
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
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本意則拜疏力辭俄改監行

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
言之乞以所陳付三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
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
官賜謚旨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復如廷臣公論見得
委是誣讒即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
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之功
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史垂萬世
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錫以碑額用表
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察璉與
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

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脩國史樓鑰等請
施行如章詔曰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
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畧無留難今
日史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
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
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
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公而除公丞戎
監明年丞太府三年除祕書郎辭弗許四年遷著作
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
年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

判官仍兼帥事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
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
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初忠定公既以文學致大名而
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天下
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其仁出入
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
三者忠定之所以爲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
朝時嘗因閔雨求言公上封事大畧謂今日有更化
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
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

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
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
通顯至者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
輔夫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
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儉餘黨規伺
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後因班對又深陳紀綱法令
玩弛之弊雖其齒朝之日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
以效其忠者無不盡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
衆江人歲苦和糴公之爲守也疏于朝求蠲之且轉
糴旁郡穀別廩以儲爲儉歲備至于今賴焉瑞昌民

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爲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
死則以責其子若孫循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
徒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函爲白之朝乞許以新
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縣刻石
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有御札令察州郡之
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謹及公繼掌漕事即摹淳
熙詔旨下諸州令上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
倡帥之減斛面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槩量輸
者常私其餘以出豫章爲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有
事於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惛然無所歸忠定之

爲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者得藥與食
以無轉死溝壑歲久浸移爲它用公至討尋脩復立
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
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病而更張之田里始
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肥磽畧等而陽朔脩仁荔蒲
之賦獨倍焉自張宣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公請
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
以節用之贏代編卹逋賦在隆興爲緡錢二萬餘靜
江亦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爲館職時同
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當退而喟然

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人遊說弗
答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然自將不踰階
而揖也後寅緣求見終弗內時其亡而謝之始有旨
擢丞寺監公白宰相願處其寂下者在朝垂三載而
請郡以十數嘗曰欲去者如撼兕齒久當自脫矣後
以名曹召公語人曰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
唯寘之朝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則改為幾年凶
聞尤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
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顧於名位爵秩若將晚焉豈以
素履難堅完榮涂多澗汨寧令彼以取此耶然則士

之控搏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者其眡公何如也
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為立心之本
思過為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
慶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
門之內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
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菓實終喪
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父之內行飭備宗族視
以為槩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為首務於九江則
新濂溪祠又為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幼慧者
三人稟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昉立書院公至增葺

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益生員置書史豐廩給如所以
經紀濂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疚汲汲如理家事在
九江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
一新始至桂林屬瓊守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劾去之
改辟能者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羅篁
峒者仍歲寇鈔為暴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
捐金緡付小校使繫以米糴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
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
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
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

以室姦萌廼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歛戍者
以歸邕為邊州重害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
防者甚至歲久漫弛而溪峒日彊公朝夕以為憂亟
條上其議若調守辟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
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
給子弟與它族之無繼者馬政積壞尋其穴根剔治
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土丁役使亡
藝一切禁戒以絕公所滋率簡燕游削問遺未嘗自
顧其私故欽弗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
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寔

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
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
忠肅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既
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
必頤早踵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官次
某官皆以叙四女長適某官餘以叙某年某月某日必頤
等奉公合葬于雕窰二夫人之兆先期來告曰先君
與公昔同三館既又有連且相好也敢援是以銘文
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是四五年間必頤之請系
至念昔與公從容著度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

然之論有槩乎余長者由今思之僅若信宿而公之
墓不壽乎其成陰矣嗚乎哀哉廬山李公潘實狀公
行其言可信不誣今刻其要著于篇世系源流已見
於忠定之誌者不或其銘曰

弗競而

獨勇於止

其位雖卑

所立則偉

烏乎賢哉

真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晦建
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

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疆有特操介直弗
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凡它人之所不能為
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二君勁易不同而回歸于
是予既深賴其助二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獨
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斂鋒鏑
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任
越若干年迺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
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此吾所
先教而後刑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不忘如此
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之所夙擇如此其進

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材為難予於一州得
尤賢者二人其喜幸矚望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
晦歿又數年而子是歿子是之仲子蓋壻于李氏者
也前為父翁求銘而未及作今又為其父求銘焉嗚
呼予其可辭耶子是名湜世為建望族曾王父某王
父某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
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兒時氣槩超邁
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遭母喪服闋從江
淮宣司辭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贛之寧都有劇賊數
十人深入廣右為覘也乃易服遁歸君廉知其根穴

一日盡變之法當得改秩嘗君曰以吾職也何賞爲
則以白于府于臺不願賞刑獄使者王侯泠默嘉之
上其事于朝詔特與丞事即丞泉之惠安會于守郡
引之以自勸明年盜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
予合官民兵請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然請行
時劉夫人方尋外憂顧之居數日禽其酋餘鳥驚獸
散君猶督舟師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夭矣予列
上其功不報以宣義即知贛縣部使者迎拒君不許
上郡守柴公中行猶曲留之至爲辨數于朝然無及
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規

焉驚行常正色如鐵不少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
家人婦子相爾汝伴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于訟也
日惟退食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淹者吏
以故不得邀賕請雖負者亦心服無懟辭邑有田訟
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決旬
以決縣人駭嘆稱神明有重囚繫縣獄根連十餘
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爲黥胥罔利計疏其事臺
府盡釋之皆歡叫騰踊以去賦歛務在寬民非甚稽
考不督責前令負課以數萬計郡弗察顧迫君以償
君曰吾亡它器巧其能者室滲漏節浮沉而已姑盡

吾所能以應否則去之符移雖日急每反復艱扣鼻
寬其期以紓民必得請乃已番俗雜吳楚之舊春夏
疫作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絕不相往來君爲文鑄曉
選醫往視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藥之
貧不能自給者賙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其大者如
是至若蠲里正之擾罷科糶之害與凡別吏蠹蘇民
瘼者不可殫書然君猶以爲未足方將剏杜倉建義
庠置安樂院使凶荒有備善良有教罷癘殘疾者有
歸條畫且定而君病矣既棘猶諄諄若夢中語曰某
事畢矣其事未也蓋勤民不忘以至于死云時寶慶

三年某月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
人多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
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壆間雖莛僮牧夫亦戚嗟如出
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仲能名
巾信義士其言確訥不誣故予劄而著之然不能盡
紀也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入鬼魅其俗以爲非
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
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爲濶迂而君用之
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
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

君壯歲遊文公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
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爲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
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
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
其季皆封孺人子果采棗槩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
貢進士即前所謂壻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
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
峯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營

匪躬之憂

而民之寧

嗟君此心

可質幽明

我爲斯銘

百世是徵

譙殿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之君
子也嘉定初爲寮于宗正寺見其恬安弗競靜嘿少
言而於進退去就間堅決亡疑二心竊敬之及使江
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予與提舉常平李公
道傳方豫圖所以爲荒政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
事大抵皆不謀而合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
德意而公講畫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頓踣以死

蓋公力爲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人閩嘗饑且疫其拯之之力又如拯江東之饑也不幸勤瘁致疾歿于建之漕臺予往哭之其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爲言既又狀其行來請彌力予其可辭謹按譙氏故蜀人唐未有徙于青之益都者遂爲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崇公妣率氏魯國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氏楚國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之難間閩南渡靡有定止至公皇考某以靖共恪實事光宗皇帝于春宮紹熙中爲利州觀察使知閩門事始錫第行部贈太師魏公妣

三年某月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衾久而始具歸行田疇間雜堯僮牧夫亦戚嗟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詎不誣故予劄而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入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爲濶迂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

君壯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
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爲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
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
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
其季皆封孺人子果采擢榘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
貢進士即前所謂壻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
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
峯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營

匪躬之憂

占穀而總領所以粳爲賦人病之公請隨所宜輸納
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多貧少根著值
水旱則捐貲產轉徙它郡有耕其棄田者有司又繩
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
爭者遂息居養院久圯公命徙置城北一新之娶婦
孤兒別爲屋以處括絕產置僦舍歛其租入以給之
寒而薪死而槨皆定條畫爲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
廢開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
官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論謫降之官
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牘來上朝廷下之憲部率

沮抑不行至有數更需者弗獲自便者願下本部自
今奏行赦令務從寬厚以稱國家矜恤之意兼侍左
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奏乞命公江諸軍脩
戰艦肄舟師以壯大江形勢遷右司郎官時陳自強
尸宰枋事多諉成胥吏椽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
不少倚違其間一日有公事令吏諭旨求擬筆公不
可尋除軍器監名遷實抑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
侂胄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爲政不難惟至公無私
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卿大夫始欲守
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臣始欲節浮費

當自內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右近習始屬詔中外
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大畧欲絕內降勵庶耻黜
冒濫損泛恩裁宮掖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
其言確切達大體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枝黨事多
下廷尉治公持議平更數獄無一橫及者嘉定元年
遷宗正少卿兼史職初侂胄顛朝權自謂上之立有
定策功史官爭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對請
刊正誣史及是又言王牒紀大政而內禪一節顛歸
功權臣牒所以視萬世謹條其繆妄隨事辨正目
曰甲寅王牒辨誣願下本所命官攷詳釐正從之特

又議函佻冑首以遺虜人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
於虜何與今衆賢登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
服若不顧事體是非但務姑息以悅其意則彼將謂
我爲無人萬一復有難從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
官雜議及訪問制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
值旱禱而雨差役久弊爲正詭隱明板籍定其所當
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居養安濟
法以活惇嫠又言茶鹽法至嚴而行之未嘗不濟以
寬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忌失國家本意願詔有司中
嚴之兼提舉常平越之蕭山諸槩上虞皆大水公親

行田野見老穉相扶攜丐于路者以萬計顧嘗平
見儲亡幾唯朝廷椿管和糴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
亟不當拘常文埃報可迺先便宜發廩下諸邑以糴
又出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于朝請專輒
糴未幾易糴爲濟且轉旁郡義倉米萬七千石以賑
之其蠲閣減免多不埃請輒行版曹雖鐫詰弗顧也
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玉局祠八年提
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自三月至于六月田
高下皆失種繼以蝗孽遠近蕭然粟直驟踊公慮荒
政之行州縣徒具文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漕憲常

平司督察之詔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
請無虛月大者如發藏粟禁遏糴弛貧民逋賦報皆
施行如章時朝廷捐錢粟僧牒以給本道者凡六七
十萬公以所得下三郡析民戶爲五等其能自食者
糴之孤獨癯老廢疾者計口以給其諭富民出粟必
溫詞厚禮樂應命者饋遺獎激之甚吝者揭其名通
衢曰不義戶毋得與善良齒番陽人蔡允成家非甚
裕能出廩藏以惠其鄉公請官之以示風勸纖悉條
畫蓋不可勝紀是歲江左之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
之澤與天無極矣兼權都大鑄錢司兼饒州明年進

龍圖閣因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囚當論者十二人公
察其情可宥悉以次末減時方小旱因決而雨信人
相謂曰此提刑雨也初開禧中有旨令江西轉運司
括在官若廢絕寺觀田賜與國軍之瑞慶官官吏急
於奉承徃徃妄奪民產自洪之分武寧與興國之通
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鬪驩然至有殺人縱火者
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而道流滯訟弗已朝廷爲
下鄰路屬公予決公具論本宮豪奪爲非是且曰令
既還民矣復奪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
所挾而至意公必稟聽公笑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

利害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脩撰奉明道祠
十四年起爲福建運判始至蠲屬州增監等錢爲緡
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延平諸郡
饑疫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及民病少紓公
已屬疾矣嘗謂一日在告則一日曠官既棘猶自力
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爲心力行好事勿爲刻薄壞
吾家法卒之夕實十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
今職名致仕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十七年某月某日寔于餘杭縣金車山之
原恭人陳氏祔陳氏先公歿十八年矣一子習嘗以

春秋薦漕舉今爲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女迪功
郎李仁用王仍其壻也孫爰將仕郎公事親孝居喪
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壯老怡怡猶一日平生刻厲
清白毫髮不可汙冲澹寡欲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
嗜殺嘗歆刊石以戒後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
謂士大夫持論當近厚爲政當及物以位爲樂不足
言矣故歷官所至以寬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
尤劇平居不事小察而虛心鑑物情偽莫能逃饒大
家汪氏子遭奢裂以死莫如主名有親屬來想于庭
公熟視之曰此即殺人者也寘之獄果引服吏民駭

嘆稱爲神明於書無不覽觀雖釋老方外之學亦研
究歸趣有遺文五十卷藏于家公之行事可紀者尚
多顧非大體所繫予嘗以出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爲
君子是則宜銘銘曰

爵穹祿腴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公在
慶元而不溷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染開禧
汗濁循循乎平進之軌不汲汲乎交驚之
簪橐之幾何復自詭於麾符其奉已也此

雪凜其澤物也春噓而雨濡卒稅駕於九眼

曰自予爲軍故蔽之曰此端良平實之君子

世尚尙以知吾之非諛

趙邵武墓誌銘

慶曆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宗室子補外
其一也時雖未及用迨神宗皇帝稽古制法卒如公
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材出於帝胃者彬彬中處至不
可勝數若故邵武太守趙侯時通者亦其人也侯字
宜伯系出秦魏王魯王父公著內殿崇班王父彥顏
秉義卽贈朝請大夫考僚夫朝請卽知廣安軍贈正
奉大夫妣碩人江氏侯自少篤志問學淳熙辛丑以
取應授承節卽添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

贍軍庫潭州南獄廟黃州酒蘄州稅遂登慶元丙辰
進士改承事郎知臨安府餘杭丞裨贊縣政榮華有
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建昌爲江左最劇邑賦繁
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屬意教養事增學廩廣
弟子員北門橋路圯惡爲攻石甃治以便行者新傾
蓋亭以埃大賓客邑人紀之部使合薦于朝中都貴
人亦有出力推轂者侯不樂猛進顧取鄂州分司糧
料院以歸至官邊事方急朝廷出重臣宣威調度甚
夥公從容舉職不少闕而持以才譎爲吳公獵薛公
叔似所知嘉定初通判臨安府時楮幣價日損朝家

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使與
外適均以絕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內之獨重不猶
愈於中外俱輕乎今必若是則民間竊窺其上以爲
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果如侯言後尹趙公師
罷加嚴洩錢之禁有犯者悉錮之外寨侯又謂民愚
無知情可憫手疏二百餘輩丐原之且謂城外細民
販鬻魚蝦菜果諸物不過營求龠合邏卒利其獲亡
多寡輒指爲出境錢既沒入又治臯而責之賞非所
以矜困窮并其它苛擾之狀一爲尹精言之請加禁
止民賴以少寬侯又謂杭瀕海斥鹵地百姓藉鹽以

自活今犯至銖兩輒拘縻之非是請釋其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多媚忌以侯遇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詆誣之侯坦然無戚嗟意既歸築室廬阜之陽蒔花藝木以賦咏自娛久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撫州守去官侯攝其事公帑物銖毫無妄取旁郡交餽遺輒以承攝謝卻之知邵武軍凡兩陞對所論皆當世民瘼至郡首為文諭倍戒以毋縱酒毋尚氣毋挾兵刃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內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是以刃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次第舉行

慮民之餌偽劑也為置局以惠之慮貧乏者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侯以疾告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于郡之正寢年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閣待制李公景和之女封宣人子若采某官女若善適某官曾穎茂若柔先卒侯天資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終天悲歲時展省塋壠裴回弗忍去正奉公歿所當得貲產皆捐以予諸弟雖遺澤亦義遜亡靳容居官廉白自好壻李氏時得奩田二頃其後歷官久卒無

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知侯本末甚悉若采以是年閏十二月甲申葬侯于星水縣長文鄉而使來謁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趙侯
猥欵平實天府半言而解繫者百數樵川三月
而懷恩者千室惜眉壽之弗遐曾未究其什一
黎仙之陽厥壤惟吉我為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予故人徐君濟叔以汾江制置司
機宜又字卒于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贈光祿大

曾大考也徽猷閣直學士贈少師嘉大考也撰

湖南常平贈金紫光祿大夫忠考也妣曰楊氏通

義郡夫人自少師暨君第大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

龍宗執徐君策名之歲也嚴州建德簿池州銅陵丞

又承官德之龍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

山安撫司機宜文字辟汾江制置司機宜文字者君

一之所歷也階上朝散郎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

如娶建安侍郎袁公樞女繼王氏皆封安人子卿貴

先卒卿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山真某為

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寔出栢翳抑抑偃王服仁行義太末
 之里其廟渠渠王之子孫亦盛于衢犖犖亞師
 沈雄而毅抗節昕庭狡虜奪氣肆其嗣人克世
 厥家維濟叔君易直以蘇為薄若丞敏以就事
 振饑于池孔德且惠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宰字
 匪良俗嘖以呻予忝麾符君綰銅墨戮力一心
 卸彼鞞阨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
 其馨蠶茲群亮来自荒裔霧毒風腥跳梁莫制
 瑣瑣蝦蛭敢為鯢鯨是剪是夷海波以澄予寔
 何能賴眾籌畫糾合兵民君與有力既事之平

思弭後虞君靡憚勞躬走海隅寶蓋之山法石
 之浦嚴嚴新營聚厥虓虎君於是邑勛于百為
 民既小瘳而疾乘之得請奉祠于東嶽岱守復
 畱之以訖三載委綬而歸嘯咏家山有林者奔
 婆娑其間婉婉幙謀于洪于鄂閩制兵籌是咨
 是度迺侍糗糧迺肄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狙
 囊無留錢楮弗再襲萋柳之行人為掩泣龍丘
 之原寔曰西金琢石鏡辭用詔來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悼不御朝二日詔贈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謚曰正惠某嘗執筆太史獲觀先朝故事蓋我祖宗以來優禮近屬凡隱卒崇忠之典眡庶姓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者則與外朝公卿異非恭榮康僖則修簡靖裕而已豈皇族不皆任以事其賢不暴於衆人耳目抑雖

多賢而其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時錯立者亦不多有也故皇族之謚忠則僅有正則絕無近時丞相忠定公蓋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於絕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秉大政決大策功名之盛霆震電耀而正惠公陳力于外曾未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盡究於天下然士大夫以云存否爲世重輕者蓋五嶽四鎮初不見其有運動之於天地間大施行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以雲霧蓋亦天地之所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然則下

死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其

我公

來進士調福州司戶參軍用薦

陞從政

五年在草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又用薦者以宣教郎通判太平州知饒州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煥章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糴如奇陞一秩仍減磨勘攝安撫使尋除秘閣脩撰正爲安撫使兼漕事進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以治行進煥章閣直學士居有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端明殿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

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初爲戶掾卽采古歷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愛及民者輯爲編書置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後帥林公拏疆駁難犯獨爲公降色辭其後提點刑獄辛公弃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灑繩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譴公終始据正不爲屈候官石門鄉田賦視它鄉特重公會郡計之贏足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它鄉等其爲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爲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與同官之賢

者皆徧及乃受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一郡事悉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曹未相悉頗疑侵守權取郡事凡公所參決者眎之縱中經衡中締無一繆戾可指乃自咎知公晚宰城營有逃者本疆盜也捕得守銳欲斬之公亟白守於法疆盜特貸命而復逃亡七日不獲者斬今雖疆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應守無以奪逃者得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一見卽察其情僞先諭以理後裁以灑勝者悅負者愧喜訟之俗爲少衰饒爲州歲入田租十二萬皆輸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兵米月爲七千石皆取給其入

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支上供即疆民輸
錢及兵廩不繼乃糴旁郡軍人鶴伺水涯吏乘爲姦
米多濕惡公皆正之俾不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
境內蓋有餘而積者數萬石它歲饑用以振民全活
甚衆諸邑積逋一切蠲之責可輸者邑皆競輸不敢
後去之日百姓縫綵爲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
于三賢堂祠焉江西饑公爲常平使者是時權臣動
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困公丐錢于朝爲糴
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自食者若干官糴
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謬曰貸糧持挺橫甚者白晝

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檄州縣速振贍之母啓盜端
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臯部內帖息爲轉運判官
以所部十一州公量不同大抵侈入而儉出乃取文
思斛下諸州禁毋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江西
米百萬曩時官靳其有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受
直于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
峒羅世傳寇鈔郴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郴衡湖南
部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捕江西曰
必誘降賊陽爲聽命而首鼠顧望持兩端公至則乞
與湖南掎角至討峒中糧素乏並峒之民陰以米資

其四山卷之四十五
寇故賊得徇疆山谷間公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
法從事賊乏食始乞降明年夏青草峒寇作亟遣兵
平之至秋李元礪寇柳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
相連爲梗兩路兵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案疏求濟
帥詔遣池州副都統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
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人來議夾攻柳吏何光世能
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以計破難以力碎公曰即
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元礪自贖元礪獲則世
傳孤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在吾目中矣汝能往
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能即以光世送許俊乃以

緡錢二萬犒其軍越二日詔公移守輔郡公抗疏乞
晉討賊不許而是冬峒寇次第平悉如公言其在平
江覈財用出入而削凡浮費亡藝者郡多舞文吏公
至未及歲苗婦髮橫官寺以清其爲太平州則股折
帛價使輒蠲榷額使少曰吾知其屬民久矣公在
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參章馬開天子猶惜公去得
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葬于平江府吳
縣穹窿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公諱希澤字叔和藝
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
殿直贈太子少保曾祖妣周氏贈永固夫人祖伯仁

故武翼郎贈太子少保祖妣周氏贈榮國夫人繼張氏贈申國夫人考師虔故保義即象贈太子少師妣林氏象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惠國夫人子男三人與哲承務即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懃與篋並國子監進士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和出於天性自少傳以來樂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忠所欲爲不問力之不足力所可爲不計家之不足也任料場時門官物故貧且無子公爲率同官辦後事遣以歸得節過家悉奉餘以振親舊凡內外族媼昏嫁之不及時者每任爲己責

其貧不能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不遺餘力蓋皆發於惻隱之心而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居官廉介自持惜官物如己物自奉儉質一裘不易至十餘年食不兼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爲寒士也喜讀上蔡謝公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已接物優游和平而不犯燕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架度整整兄弟間友愛備至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書爲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蘄然自立遂世其科公與人交誠以盡每自謂見人爲善雖疎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覲所至究心民

事日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
言韓忠獻勲業名位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以爲
俸入萬錢不敢自暇吾復何德遽求安佚或雨暘少
愆即容色愀然飲膳爲減江西早公禱于麻姑山焚
香既退盛服假寐若見雲氣蜿蜒如龍自神所而升
遂大雨人謂精誠所召云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爲姑
息體國憂民一心拳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當
塗病中猶躬行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閱自力而起曰
國之重事不可不親也捐館前三日尚涉筆書判病
函卻藥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袞死復何

憾無一語及其私將薨之夕有大星隕于郡西十里
外嗚呼跡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邪始公在閩受
知於忠定公忠定既以謫死讒波滔天士大夫能詆
忠定爲不忠者踵相躡進用一時知名士坐黨論斥
逐亡虛日凡權臣意指所鄉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
之子今江西漕崇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
不足以動其中而易其所守非正能如是乎昔周有
公旦公奭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
先焉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虐正惠平生每以前
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然其以庇

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見思雖周人之於其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綸言褒錫稱其有召公分陝之風焉維聖天子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沒則寵以節惠揚休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著盛德其孤以命某不得辭銘曰

天右我宋

子孫千億

有拔其群

如旦如夔

忠定之忠

正直之正

它人所難

矧曰同姓

三百年間

維二宗臣

曰正曰忠

餘莫與倫

抑抑成公

天賦全德

如玉之

如弦之直

望其容貌

山澤之臞

觀其被服

環堵之儒

孰知其力

可與任重

見義直前

安肯非勇

天子曰嘻

此予宗英

玉節菟符

四方是營

番川之陽

大江之滸

穆然祥風

膏以時雨

有獬于嶮

既暴且狂

公如不聞

徐阮其亢

堂堂三吳

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

聲氣弗動

天子曰噫

毋久煩公

往蒞姑孰

其寧厥躬

公拜稽首

官有常職

奉日萬錢

臣敢弗力

民雖有瘳

公則已瘳

維其真心

之死靡悔

大星西流

當守震驚

愍冊誅章

極其哀榮

謂仁必壽

胡止六喪

百世之名

則如皦日

穹隆之栢

為今其棠

勿翦勿摧

正惠所藏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洎夏不雨詔中外薦紳言天下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六事以獻

其一謂臣觀今日之患大抵忠厚變於刻深老成奪於新銳公言辭於偏是遠謀沮於近功循習成風恬不自覺追勒編竄先朝所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註誤輒從重典故僕宿將宣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嬰峻罰知之者以為當罪不知者以為寡恩願下寬大書滌除苛習毋以小愆傳重比母以一青弃前功其二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法變而江浙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民胥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為民鉅害願損其額削厚歛之無名者還簿錄之非辜者其三謂湖上賜園

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大繁闢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本以節儉輔聖德陰鄧懿親制節謹度人所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其四謂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金戎稍夏之兆比年此風復熾實蕃有徒出入遼嚴恬弗呵禁甚者凌轢官府閉節通行黃冠之徒陰怙其勢豪奪民田官吏相視雖號爲有風力者亦閣筆而莫敢決願以宣政爲鑒嚴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矣其五謂心直之行祇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差以締結游揚而得守牧論薦以寅緣挾持而取是祿賄爾又天府

歲大半耗於供餽諸軍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一將易至掊剋槌剥之慘怨咨生焉願詔大臣戒敕外勵清白之操杜賄賂之源庶幾寬民力弭兵怨其六謂說說巧言虞周不免特貴吾無可乘之間爾禍漢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隙可投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說言固邦本實宗社無疆之休時上封事者以千百數其言懇激切至爲中外傳誦者財十餘人而公與焉未幾奏事殿中又言宮僚之謹東所以輔成儲德今主鬯元良令聞日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

便嬖贊御親昵之時多市井富民稍有寅緣皆得竄
名補授且彼非素知書者而使日娛左右臣未見其
益又言太尉古三公官間者貴戚未聞有橫草勞輒
寘右階極品非所以勵有功者又謂宦寺與政事內
帑付私人非我朝令典聞者壯之公名冲字衛卿世
儒家自其諸父迂仲先生某與其子北海先生某皆
以經行爲學者師公少從父兄間磨礪灌浸韜負日
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驚喜以爲有制誥體擢
真上游知公者謂其詞藻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氣
薰然與人語若不出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

目之迨其奉明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似剛鯁名
者有弗迨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涯者公慶元
五年進士爲汀州司戶叅軍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
辦公事辟准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郎崖公與之
薦于朝故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應詔大臣
得其善邊十議嘉之遂擢錄國子越二年始遷本監
簿曰外未獲而公病矣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臨安
年六十有八公之先自固始入閩爲候官人曾祖某
某官父某贈某官娶張氏封某實同縣某人之女有
賢行後公二年卒以某月某日合葬于某山其原二

子曰遇國子生曰某登其年第今為南雄州教授皆
雋異不群人謂公為有後云銘曰

嘿于庭譁于朋夫誰弗能平居叻然有疏萬言
維公之賢晚官于朝僅丹遷獨抱嫖節歸其全
勒銘斯丘億載傳

監車輅院詹君墓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擢第
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於時年
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方重入謂且將遠到者既
得清江戶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

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在或亡人事之

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訃聞矣嗚呼惜哉景憲誰

幸不究其志以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也

余西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致

聖賢為指歸非它學者比也予方悍景憲之無年而

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為請予尚奚辭景憲名淵姓

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為

崇安人曾大父城太父恪贈承事郎父冲通直郎致

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

學自力既壯從父公朱先生游得脩己治人之大致

其位也孜孜所職唯恐後焉。晷早採餼尤極勞瘁。江石俗囂於訟案。積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一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延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必請以屬君。曰寧爲戶曹非不願它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卽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爲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而親歿矣。服除。差監車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上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嘗

以博學宏詞試于春官。既中選。而以嫌黜。遂弃去。不復爲。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爲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蓋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

景憲爲人溫良。汎愛其於鄉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窮。它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已忻感。故里聞之人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爲細事。獨其教子不汲汲於世俗之所驚。而以明善誠

身爲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
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爲重軒裳爲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爲腴
仁義爲車此今學者所迂嗟吾景憲與俗殊嗜
取其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紛紛爲人揭銘
斯立維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雅州太守陳公雄之夫人林氏諱匹善長溪儒家女
父簡能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家也兩家
世相承以詩書爲奩橐禮義爲簪裾夫人習而安焉

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不及事吾父母矣有
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母者事之乎既嫁舅姑亦
先歿則又喟然曰吾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蘋蘩
之薦其可不躬致其潔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
孝稱夫人雅州季父死諸孤惻然有淪落憂夫人收
其子教之若已子嫁其女使得所從嫺舊急難至脫
笄解髮亡恹色雅州令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喪明
里之誅負者靡至僚之妻莫知所處間獨涕泣爲夫
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弟也吾視若姊妹也孰
有姊妹之急而勿恤乎哉吾雖貧有嫁時之裝在吾

其爲若償之卒捐其子弗斬嗚呼世之士以學自名
平居論說辨利義貞若析毫芒至其處辭受臨取予
所較僅一絲粟低徊顧眄有莫能自決者蓋意爲主
而志不立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匪剛與明
未易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稚州歿門戶
衰夫人亡隕獲意嘗顧二子曰汝家自先世來無以
貲稱者然繇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斬而父玉
璽自恃所以爲後人計者甚薄然百善生於儉約衆
慝源於奢放而父之道汝政不薄也夫人之識及此
非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之世禮教脩明於上當時

婦人女子所易徃徃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羨之
無侈辭也秦漢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
整飭彤史輒夸而傳之况如夫人者豈易得耶予素
厚其子無競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斁皆夫
人出力學能文辭而無斁先夫人二十日卒女一適
某官趙某無競居喪甚貧然親故賻贈一不受曰夫
人遺訓也夫人用其夫奏得初封卒時下七十有五
寶慶丁亥正月某日也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嶺岼兮清流鬱盤歸從夫君兮萬世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王文卷於索
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爲予
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
廷帥幙府仲王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眇
后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趨如在已親若故有囊
貝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拯雖貧賤困
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
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爲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
朝闕之士病於計階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
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爲君營

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
於得喪澹然有若一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
然以未聞道一及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
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
存養之說嘿契于心大書座右以自警勉齋黃公
又公之高第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所未悟黃公
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
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
凡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纊
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

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
不然是使我不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
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予曰仲王之所
憾豈此耶古之君子晚焉孳孳斃而後已豈為利祿
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
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
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
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王
之賢而死於布衣仲主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

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公
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某雖潛閎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
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大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
日葬君子橫嶼之原予知仲王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

子文我評

及既識子

我懷子傾

今者柰何

子藏我銘

執筆慨然

我涕子零

嗚呼傷哉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孝肅世

家合肥曾孫莘徙永嘉之雁池是為君四世祖祖汝
家又徙樂清之柳市其居城之西洋則自君始孝肅
以清節直道為昭陵名臣後稍不振至君少入太學
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
有得於紮矩之一言故其教授盱江眎士之無所不
館也則首闢講堂既又闢諸齋增廩生徒至五六十
人其在豫章亦然御書閣久圯白于郡一新之鄰壤
之士亦相與負笈從君游弟子負溢幾數百其宰吉
之吉水眎民之病止心士瘠賦重則為均稅之弗均
有而更新其版籍仁惠蠲六所容歲報食為請粟于

正使者振策之又請于州蠲其賦民貧不能輸者
約縣斗 共喻 稱提楮幣之令下郡歛因以為功
行西心 州惕息應令亡敢後君於其間獨務
為之 以便民郡文書朝夕下君弗為動幙府有移
言 鐫謂者君報之曰某書生知奉法循理而已寧忤
上官以譴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罷人始服
君精識賊粟故即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令俾改
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回事為之止縣有五都
各結義丁自衛時黑風群盜方熾郡將提兵致討檄
縣發義丁為犄角助君曰義丁為鄉井設耳驅之以

嬰劇盜猶羊禦狼也則移書具言所以不可之狀檄
再下君執如初事亦爲中止縣之俗素徂于訟少不
得志則徧走諸臺或請懲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
其是而已縣而是臺猶縣也非是可使民有寃乎由
是邑人察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夫不以所惡者加人而以所欲者及人此所謂絜矩
之道也絜者何以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沒
汲自謀者知有我而已初已之室雖利民之廬弗問
也蔡已之歆雖腴民之膚弗恤也以君之學其能卓

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物
其可勝旣邪君之始仕得寧海尉後嘗分教金陵皆
以內轄不及上晚得倅吳門又不幸未至而沒其將
沒也猶以學之所得者爲從子言之俾勿亡其亦可
哀也已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八日其終也寔
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窆于瑞安
縣崇泰鄉漁潭之嶼夫人高氏宣仁后族也三子志
密以君致仕恩今爲從事郎建陽縣尉志行志修三
女承奉郎薛師憲從政郎立吉老其壻也季未行君
既葬若干年而志密始以盤洲叟徐君寓所狀事實

來謁銘予雖未悉君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之銘而弗辭其世系見於水心葉公所為考君之誌者今不載銘曰

蓄之裕狹其施畜諸躬後之詒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英州州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馬予自泉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已奉法愛民君不行之又播之歌詩楊公與部以下既力衆大抵謂君能不負予言後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去予

居財數舍治聲日聞不幸甫滿歲以諗去官未幾得邑廣之新會又不幸甫滿歲遇

來歸過予里吊哭外問在南時

有尚書崔公所述在出以示予其畧曰

也縣無正官久弊端如毛民徇于訟吏黷于貨且

瀕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辟寒暑事亡細鉅必親

凡罷行賾理當否徃時新令至蠶戶有給由錢受訢

牒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族之流寓與悍獨顛

連而亡告者稟其食春賦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

雖溝澮亦時濬治其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

歷官三十稔求田問舍不少槩諸心忍死一貧雖啼
號弗之卹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宦其受凍
饑一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祠晉刺
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勵來者君既歿邑人謂其清
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古者銘鼎
之制變而爲碑碣誄狀錄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
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
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若崔公者非所謂有德
者和予嘗評當世廉節士以崔楊二公爲稱首君之
攝守也楊公許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

者邪士生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
知於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榮辱
爲如何闇黷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爲如何
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祖某祖某
父某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汀州連城簿復州
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換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
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
卒官止奉議郎娶某氏先君若干年卒子友直友恭
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
銘曰

越嶺喪清兮濁世之常貧泉一酌兮千載猶香
君胡爲兮獨侑食萬鍾可有兮此不易得後有
考兮眡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友人黃仲玉嘗號爲長
者家仲玉居城東其五世祖以寬屋樂施予得是名
生園

然二家故媿戚也李氏世爲儒
中笏視秩尚書卽以終仲玉雖
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
王王之歿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

請低其狀則仲王子廷魁之所爲
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謂其
在建既歿民奉嘗之後其胄裔派

福爲其... 八有諱堯者始以長者稱堯生寔寔

一邦直邦直生暘暘生鈞凡五世矣而長者之稱如
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言吾家世種德會當有
興者故以起巖名其長子次卽肖望也肖望幼苦學
夜不解帶旦不頽水者數年十一能屬文逾冠入太
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後六載伯氏亦繼登焉迨肖
望陞朝考君索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宜人肖望之

仕也歷澧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其爲人沈靖端肅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爲無劇易必盡力迺止辰故夜郎國士弗嫻文藝博士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肖望斥校士所得合俸餘更勑之始朝夕與士接安豐地極邊時兵革甫息四野多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墜之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踵茅欄竹屋易以瓦木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爲之聽民輸餼直以居繇是井邑寢還其舊歲當郊奉常符下共庶腊肖望念民屨未盡紓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己者事得寢縣故無城軍興時守寓治焉畚土爲

郭草創甚然卒賴以完至是復頽圯肖望請自力興築兵民之即事者粟食有差冬而作洎春而息農無違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部使者帥守繼以聞詔改宣教卽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氓間人病其擾至是昉爲新營軍民不相雜咸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羸豫爲振卹備明年大旱蝗爲糶粟之所十有二以便民又貸賈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自旁郡流離來者亦賴以全會新人守至入吏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數四拂于意遂

句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藍朝餽莫粥澹如也後數
歲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古今談性
命以爲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二月始屬疾顧
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怛爲以正大忠孝四言勵其
子俾有互三月甲午正襟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朝
奉大夫肖望性至孝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幾骨
立及母夫人終垂老矣悲慕不減少時人以為難嘗
拔士靖州靖守方涅民爲兵雖仕族不免肖望爲歌
詩以諷守媿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戕於盜屍
流蔽江爲書白府帥句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思工

肖望之

其不謂之長者邪迹其象

以種德澤物爲心顧所施不出州里至肖望推達之
稍宏矣而功利又不過一縣君子惜之然士之奮窮
約躋貴盛者不少波流滔滔易以溺人私欲弘而德
義少徃徃反媿其先是軒冕之華不若布帛之陋肖
望之仕雖不大烜赫於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灑
是可書也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郎方叔受
遺澤肖望平生善著撰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
集解諷誦詩時政書與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家方
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乃服肉粥而進人

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知孝云銘曰

越城東南山陽山葱蒼水悠長仙都君此其藏
世長者名芬鄉嗟後人無或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大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使劉
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樞之配今朝
散郎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參議官遂之母
系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壬午歿于
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合塋于金壇縣西五十里
白水塘吉州使君之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竢罪

湘間弗克爲既而歸卧故山衰病連歲又未克爲紹
定三年遂守樵川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劾于朝囚罷
去則以書來諭曰遂之母弃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
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觀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吾母
於地下敢拜手請于於是嬰然曰此某之臯也退而
閱其事狀則丹陽劉公宰所纂次劉公天下士也其
於夫人言行反復咏嘆以爲世所甚難者豈夸也哉
盖夫人莆田忠惠家女魯大考曰衰宣德卽於忠惠
爲弟大考曰覲成務卽當崇觀間父子相戒以勿仕
士高仰之考曰僇朝奉大夫知梅州始自莆徙蘇常

之境以居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
夫人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摧毀如成人事母沈夫
人動靜必偕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歿歲時薦饗事
細大必親遇諱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無戲言情
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閭自奉菲甚服飾少珍異輒積
而藏之至常所服御雖故幣弗之弃曰死必以附我
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外親之孤且窮者收卹之
其可教者館師以授之業女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
無失時夫人奉承惟謹敷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
而嫠使君迎寘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

使君之元配曰范氏夫人實爲繼室而拊其二子若
已生女長無以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蓋不可殫
書使君有友曰趙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常以過從
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
顏色曰庶乎其納夫子於善而儆其失也否則歔然
以爲憂諸子幼時夫人夜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
不寢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眡具
遂年十四與江東薦書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
風聞夫人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人皆艷之言者亦
媿嘆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

諸子仕以廉爲本廉以儉爲基及諸子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閱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淮閫畫夫人曰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饑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也值大人生且自守以下咸致賀會大水夫人蹙然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毋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如古循吏人謂毋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賢婦猶難之也遂方妊母時乳盪眦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爲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

言何爲至於我聖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生男里人有假神祠以賈利者相扇蕩爲土木偶未閱月凡用器悉備它所興造費以千萬計將卜日迎寘梵宮儀衛率倣生者遂以姦訛亂俗亟爲書白府縣禁止之群小私竊聚謀意夫人可撼以福禍至有欲潛伏後園爲幻怪者夫人曰神果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然是淫昏之鬼爾不斥奚爲遂以是勇往弗顧卒斧其像火其噐榜笞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夫人以男女爲定分不肯試乳媪之術以僥倖萬一非知天命者能之乎

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之鬼不足事非
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教熄雖號為薦紳儒
者往往溺心於詭幻冀福於冥漠以故異端熾而正
灋泯舉世佞佞焉莫之適歸夫人生長閨闈未嘗從
師友講問學而見理明信道篤迺如此使為男子任
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必優為之
此不惟古也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為
奠道也已先儒發之曰非徒無以配
乾也也之賢如也婉嫫淑惠為本至其所立有
與明其託能之若夫人者非

所謂剛且明者邪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故溧水
主簿二人皆范出次即遂曰遜今為某官曰近曰選
皆世其學女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壻也一出為某
氏女孫六人予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志遠
有綜理事物之材而學則未已也及來樵陽當寇亂
方殷環數百里莽為蛇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
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近能
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撤除鉅盜去東南數十年
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則宜銘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為婦德之全懿

哉大人其識卓然故誘之以所欲不能惑脅之
以所畏不能遷人皆曰難我則易旃彼淵可田
彼陵可川我爲斯銘百世弗諼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
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
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岐路而不知所
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
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
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耶意者於

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胃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
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
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
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
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一業
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
聖人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足下不以愚
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嵩里來
與子約禮見於見得大學中庸章句而孰復焉
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

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
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畱止
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
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
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
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
誦書至丁夜弗倦游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
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
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
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嵯縣簽書慶元府節

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爲喜雖箠楚塵埃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訕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廬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獨從

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太府矣不求爲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于譏至其蒞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有彊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盍盍諸公顰蹙曰陷人大僇而以微賞安乎至獲造僞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曰事逢帥之怒則姑歛退以待威少霽復曰事多施行在刻適歲饑民告

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
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堪
重縉紳邑人以為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
而更鬻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
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
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
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
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版所以解駁經誼非
以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其他
與富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不衰

蜀得官書數十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即
錄東爲堂貯之命曰博雅齋居無事蚤莫繙閱閒及
浮屠老子釋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爲亭扁以清心
風日恬暢輒飲冊相得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
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
終于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爲文曰溪齋類
藁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受潛
貢士早世某某今某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
孫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善直自其所性與德
章同遊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末

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哀
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
弗以自留族媼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
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
謂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
明然士多假竊形似歎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爲
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
不在於多立說公爲懼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
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
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

望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始爲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浸訛

迺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眦其人

則或可耻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謹於言

而勉諸已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予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季曰仁壘皆孝敬
祥順爲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親仁鄉善
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子雲拂霓之幹挺拔未

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
三年季沒常潤間訃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
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
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
而悼之苦也既而疆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
若民一身而數責萃焉豈私哀吾子時和且吾聞之
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脩短不同同歸於盡
惟有德者爲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
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蒞官臨
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爲亡益之悲

也曷若來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
是季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某使銘其伯焉吁
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
公志而洩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誼不可辭考其
狀畧曰君字聲伯世爲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
功卽致仕大父勅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
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蕪帥
事母張氏先若干年卒贈令人君性仁且篤自能勝
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懈容門內事亡
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媿

狎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誘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
數雖毫銖弗差而尤以調窮振乏自力嘉定中用寶
璽恩補將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
勉之乃行即守晉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
民居若晨星官宇尤圯弊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超
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
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市僧可任者貸本
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饑弓兵素不
緝君曰尉以弭盜為職雖亡盜備可弛乎迺日角以
戍之庸錢之贏故例給它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

祭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官
厚其稟稍益市書礪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遽晉
係道再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
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止文
林即年四十有五妣湯氏湘鄉丞暮之女生一子椿
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蚤侍公具得為政本
末及在官盡瘁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宮山有女
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轢齊民州縣
吏惕夕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
訟至庭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

之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丞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
以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涑文公朱先生之高弟弟
子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蓋有自矣既歿
胡君實狀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

有物有則

是曰天命

人所同得

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

毫釐有差

是悖乎天

懿哉聲伯

兢兢一心

揭于燕居

有赫其臨

為子而子

為吏而吏

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

身雖有殞

其心炯焉

年雖罔壽

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

允若夜旦

嚴嚴高堂

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頴為

刑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允當世名儒耆碩

集闕庭天下望治如元祐獨公堅卧不起抱全節以

終士高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公適志其墓公之強

學字行父實少師冢子羈非時主父正議授以左氏

班史諸書朝夕唸諷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沙時張

宣公尚亡恙岳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雋游處有彪君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爲公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及補國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嚴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湘簿帥王公蘭檄致幕府事輒咨扣辟京西安撫司準備差遣楊尚書輔爲帥尤器異之改宣教卽知饒之安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間郡邑勇配以應期會吏並緣爲姦公獨從容辦治若無事日歲旱蓄刻意荒政凡所以振撻者百方竟事民得亡流殍學政久弛公聞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學月旦會講

率諸生以聽繇是士知勸慕中第者相屬湯君後亦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如子游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廩於郡公請復焉閒則會出內裁冗濫比三歲所餘滋多乃舉以市田四百畝名貢士壯士之上南宮太學者賴以續食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治津梁而作放生亭于江之瀕山川之觀豁然更新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清晏飛蝗過境不入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楊氏憂外除辟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勾祠便養得主管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

罷權酷令民自釀輸息錢犯茶者寬其罰權知南安
軍俗故獷鷲中更陳廷佐等亂魁桀者往往得官姦
昨艷其利是歲春南康饑復獻聚為變公至首諭大
姓出粟振贍之蠲屬邑賦租以亂數然後僇其幸亂
始旣者威行惠浹遂以無事公謂周子二程子昔嘗
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偏買地建祠率掾屬諸生公
如禮且刊近思錄俾郡之士識為學大方又以貢
隘且弊徙而大之規摹為江嶺間最提點廣東刑
有郡守居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摧鋒卒戍淮甸歸
道中輒剽欽公命尸數輩以徇士始識軍律改轉

判官廣之屬縣曰懷集地與島蠻接帥府督賦急
移文責誚俾體名縣本意毋釀怨生事五羊故多
公立捕格授巡徼官盜用衰止連瞰惶為郡公
楞伽山貞女峽嘉泰中峽之東崖震陷江流壅底舟
弗通行郡為荒瘠法曹李華有巧思且自詭疏導公
知其可用命董厥事斥錢緡六千資之不數月石之
為水患者盡平連人饑石頌公德帥憲倉俱缺公兼
緡數印剗決沛然有餘力歲瘴且疫公分醫予藥垂
死者多賴以全士大夫沒南中皆賻卹使歸無寄殯
嶺外者提點湖南刑獄湘民喜聞輕死以故重辟多

吏常翫法出之殺人者例不死公曰此東坡所謂外
邀雪寃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豈辟以止辟之意哉
諸郡以具獄上惟過誤可憫若訊鞫有疑者乃使奏
讞餘悉論如律然必召掾史議反復數四無纖芥疑
乃決故人自以不寃按部所過平獄犴省牒訴登吏
問俗冒隆暑繇潭邵歷全永驅馳二千里乃歸人謂
前所未有資興民鄧其姓者推刃同氣匿屍草野中
耕者四人見之以告鄧鄧執而訟之官官加考掠民
不勝痛自誣服獄上公疑之命官閱實果得其情四
人者破械而出扣頭禱天曰生我者提刑也公晨出

跡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非所急公曰吾欲知部內
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蔽我清湘縣申粟家
峒爲鄰峒所屠邑人大震恐公曰此峒民自相讐殺
爾置勿問已果帖然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夢賢世
與省民王布有怨會布以事來衡陽夢賢嗾其徒殺
之道旁已遁去公命巡尉論以禍福許束身自歸未
幾夢賢領其徒四人請臯庭下公命鞠治寘殺人者
于理迺白之朝謂夢賢世長徃同今又挺身詣官四
人已抵罪足償死者寃乞賞夢賢一死繫蠻徃心人
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威懷谿峒爲得武岡

卒蔣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屬權軍事棄莫使苗之
未幾泉三人首以告一路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
致疾嘉定十七年四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嗜
朝奉大夫夫人李氏封安人柔明靚莊有婦道執公
喪越暮亦不起子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女
適某官趙與懃進士潘自慧將仕郎王瀟與懃故正
惠公希懌子公在安仁正惠實爲守嘉其政薦之朝
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仲方季方汝方一尚幼公
夷澹雅靖自幼師薨即息意榮宦買園築屋扁曰退
菴蓋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明齊

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言傾盡肺腑不爲晉藏田
方書疏率手筆酬答字畫妍勁可觀性嗜學官事暇
未嘗食頃去書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娓娓皆文字
語某之埃臯于潭也適公來使間相遇劇談公爲道
疇昔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閱其施置大抵
一丁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帥意者寬近縱嚴近刻也
三嘗以吏師目公及葬常道等請有紀焉輒次其事
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者今不著墓在
常山縣若干里長庚之原以李夫人祔實寶慶某年
某月日銘曰

嗚呼少師事紫巖而友納湖紫巖不可見矣得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師又不可見矣有子如公尚庶幾識矣刑之遺餘昔話鷄坡今銘馬鬣追懷曩游一飯三咽

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給筆札于王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跋扈狀公言蓄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氣必傷虎不縱之山林而秦之家庭又將噬人矣諸葛亮曰民困兵疲事不得息則住與行勞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共

家請誠不可已盍亦鼓舞歌動之俾常以逐比為利而不復懷巢南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賈諛眾建諸侯之策為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勿使以義黨與散則無邪心他所箴砭時病甚衆公之為人覬樂和易蘭郁而玉溫見者知其將以文字瑞朝廷也及是對出媿媿萬言其論山東事尤中的然後知其有識治材非顛瑯鏤組織為文人而已後六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六年稱兵反死楊州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身已不見矣烏虜惜哉徐在浦城為著姓曾祖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

封太宜人公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
古今書畧徧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漳浦簿
未上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
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除教
授溫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公年甫
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
遣子弟從之游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
公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
始公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
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知貢舉魯公從龍

卽其僚薦于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聞
其始第再勾間局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
於是兩至宜被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選明
年除吏部架閣又明年除太學錄浮光虜騎退或謂
其國有內變且力弗支公因對言善爲國者不以敵
至而懼敵去而喜犬羊之性情偽難測逡巡而示弱
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欺
我又論諸軍占破剋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
試除正字未幾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爲郎祕書
內直如故自嘉定初用 阜陵故事以館職兼北門

至是凡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爲得體上將親策士
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卿訓辭溫厚宜居代言之任
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居數月起
知荆門軍未對畱爲宗正丞兼司封郎官俄兼學士
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
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爲故
事兼尚右郎官玉牒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
編脩實錄院檢討又遷祕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
閣知贛州疾革請致厥事直寶文閣進一秩未拜以
十七年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於家年四十有八官

朝散大夫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浦城
自國初楊文公首居翰苑以文章妙天下然同時進
者不少獨公巖然山峙自人主猶敬憚之世之稱公
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箴上自人主以及宮掖
下自公卿大夫規切畧徧殆有志踵武前脩者顧天
不假年中道以歿可勝歎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
年卒子莘老從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
進士夢發鄉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
盧壯父公之墓在募太里池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
丙辰其塋日迨夫人歿舉以祔焉端平元年冬十二

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璠璵質兮溫良富追琢兮辭章指鼇扉兮迅步
發大冊兮輝煌嗟文星兮蚤墜奄莫留兮明時
之瑞黷茲土兮埋光尚精莖兮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
成性行以成已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
致哉脩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
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
其本之同歎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

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
金陵徙建為浦城人曾大考夢禹即余所傳草堂翁
也大考孝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
孤力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
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
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
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
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徃從之得其大
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賓疑辨惑造詣
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友也公之學淵源蓋如

此故見理明而自信薦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蚤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其服美者終其身文兄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翺學徐喜公開敏歎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亡旬月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激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

者顧謂公有守數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棧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為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唯謹陳去而驟貴銳歆鈎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太彊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為心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既田收為煩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躡屐往來泥濘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訶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歆遁者

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搖足亂先作矣肩輿秉
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抵未新
既至見餓民纍纍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
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諭于州于提點刑獄得勿
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息白使者請罷之民
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
皆見聽公之爲人懇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
及於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
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徵服徒行
訪正野間具得其囚負寃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乎

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惧得失入罰則以希
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殺
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久
不決前鞠者既得其情囚默甚使者臨問則窒耳以
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
諉公移書郡幙俾諭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
以如前鞠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直生者豈之
雖官吏交怵弗爲動也宜死者寘之死雖臨之以部
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
之平其肯翫法以殉人阿意以質寵乎晚寧慶元甫

至而目青作然兩造在庭猶譁之至前兒女語之人
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之日送者至泣
車下嗚呼嗾公之行與政若此其不自學出歟然則
世之以知行為異路理事為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
也蓄之多而用之弗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
之學以及諸身為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
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
其位之早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况於公乎
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云堅
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沒實嘉定

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葬子縣北十里
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一年蒙知獎
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
翁羨隱之詞以自侑聞者為竦踴起立蓋一世豪士
也退考其平生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歛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不憂
貧中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為卒莫伸吁可悲託

斯文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省使

刺泉州者過浦城睹山川秀異因居焉曾大父仲通
大父顯仁當范汝爲倣擾募鄉丁保里社人高其義
父夢齡贈宣義郎公少刻意問學再舉于鄉登淳熙
甲辰第調晉江簿遲以家居教書請益於文公朱
先生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
甚悉頽公師魯爲守事多骫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
爲敵讎帥趙忠定公選官撫諭衆皆憚行公獨毅然
請往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弭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
有商胡坐重辟寅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船屬有海商
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絕且斥里

人不復通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迎不敢忤公遇
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就會詔內外從臣舉
可爲職事官者頽公以徐誼陳傳良等應詔而公與
焉秩滿調劔浦令改閩縣丞未上服母孺人鄭氏喪
哀毀如礼服闋調筠州錄參獄舍故湫隘遇暑溽囚
多疫公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獄事至重
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爲輕重前後兩太守
寬嚴不同公砥其所偏攸助之郡正賴以平允漳浦
吏謀奪民楊氏家貲械制獄累歲弗決公一閱得其
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殞

非命者憑藉巨援祈苟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郡
失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鞠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
以迹伏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邊事作
調兵于州營卒憚行頗洶洶公諭之曰國家豢養汝
曹久宜奮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閔爲今當白州優爾
賞給遂聽命無敢譁改秩知仙游縣初至決壘年滯
訟於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士像故相棄
正簡公于學與蔡忠惠病祠富室有擾官地及寺田
築堤植榕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
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撤堤伐木以復灌溉爲農人利

至今民有陳姓者與錄匠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踏死
于道縣檄官驗其屍皆謂陳實歐之死公疑之研問
數四得其情請聚官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爲平
民害公勸立義役均產通差有爭于庭者一裁以法
故例將迎工役責之僧到公在官秋毫無所剪配其
潔已愛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母曰貪汙自多
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
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秩滿造朝會
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才臧否戰艦姦弊楮
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喪

之明年亦以疾終寔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七官至奉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惟寅惟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桂孫榮孫莆孫賴孫啓孫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揭公圭之孫繼祖次適漕貢進士趙宗滋次未行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爲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方之官自南未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葬于登雲里下沙驛之側惟寅又請銘適予再守泉行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系其事而銘之銘曰

斷斷乎其誠且直也廩廩乎其廉且白也退嚙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眡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予聞禧中自延平從事入連帥幙府時鮑公粹然寔掌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他腸當官不畏疆禦而未嘗爲讐害之事予常憂其劬苦不可與世耦既而去爲兩州終以落落坐紕斁于家後二十有七年公之子友龍來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爭議上官前棘棘不阿與呵斥姦黠吏

奮髯裂眦皆氣象猶凜乎其在目也吁氣稟之性或柔
或剛世無孔子退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
類不能無所偏然剛者終爲近仁而闕然媚世者鄉
原之行也交龍以銘請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先自
開封徙越又徙括爲龍泉人曾大考安德大考貽周
俱以行稱于鄉考護贈朝議大夫妣王氏贈宜人朝
議嘗一與計偕即不事選舉退而自脩于家里有訟
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有過不畏有司之法而畏
其一言公少敏悟刻意經學踰冠入太學淳熙辛丑
第進士調徽州司戶參軍先是歲受租吏因緣爲欺

多過取民困甚相與愬于州守以委公遂頽革前弊
常平使者命覈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歲盡符
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令邑多彊劫
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爲囊橐每捕獲必窮竟根穴所
在痛懲之盜爲衰息士風故陋甚公得三山老儒俾
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孝邑有旱溢公禱于定光佛祠
輒應它日詣州州又旱父老白守請公以禱而立至
州人歡呼稱爲上杭兩州有疑獄又不央臬使辛公
弃疾語其屬曰自入境惟聞上杭令解事盍以委諸
公一閱具得其情囚以不寃橫死用舉者改宣教郎

知岷縣服朝議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
饑疲精振卹邑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毀公
于使者坐劾以免父老遽留係道復知吉之萬安始
至爲文戒吏民以遷善遠辜上下相安牒訴日稀因
固數空田里間無吏一迹古之士風爲江西冠獨萬
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意教養士之能爲文者必
加優獎由是競勸于學比再歲第奉常入太學者始
相踵繡衣行部郡縣望風震竦供張阜務華侈公獨
戒吏眠舊比毋輒加使者始不能無忤終以此知公
及來閩中凡屬郡利若害與軍情民隱之實吏欺謾

誣罔狀必具以白帥何觀文澹薦之朝謂公於剔蠹
去弊功爲多知融州融介居群蠻中時比邊繹騷徑
寇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惟其剽焚者公嚴立賞
格督兵以捕而逋逃竄逸莫得要領徐察之乃其酋
陰餌郡胥伺州家意嚮爲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寇
亦隨弭諸使者舉公治行爲西廣最入對極言攝郡
之弊上嘉納焉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
淫昏之鬼蹤跡詭祕不可詰公閱他訟見民有橫死
者疑爲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
公之在官重湖鏡清尚舟安行庭訟弗留吏饗掃迹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六
十五
諸使者狀公治行朝廷將就畀以節而兩臺吏憚公
威嚴協力排詆竟以劾免浩然東歸岸巾扶杖放情
山水間與樵收相爾汝十年三續中祐祠以某年月
日卒年七十有三官朝散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四
年歿贈宜人子應龍光公卒友龍今從事郎監潭州
南嶽廟從龍登龍皆進士煜出繼長女道朝散郎則
判鎮江軍府事梁正己先卒次適成忠郎監徽州績
溪縣酒稅何處介次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子
一人公性任真無矯飾友朋有過必直辭規切之是
非可否惟義所在貴勢不能奪爲公家惜財曰此吾

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月五日葬于福山在
某鄉某里銘曰

有薨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名公之居兮永寧
以燕以麻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脩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以戚
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徙兩諫官遠已者將陰竊園柄
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爲學官深憂之會有詔求直言
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光九三出臺而同列
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

寤感實紹熙甲寅冬也仇胄自是專輒蘇師旦復以
人奴儉黠之尤狐媚取施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薰
灼矣群私人一律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仇胄居中
則名不上師旦寘謁侃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
以卽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
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仇胄遂撥怒群小於是殿
中侍御史徐榘上疏牽姚愈前論公迂對扶植道學
語及附趙汝愚為學官與袁燮孫元卿以道學弱士
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敗獄起殛師旦竄鄧友龍
仇胄又伏誅朝廷思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

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
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
繳駁論奏之且為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細之專綱
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夫天子憚
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顛國會不兩詔百
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常暘若
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為變謂下人謀上虜修好增弊
而猶觖望謂夷狄亂華內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
無故出省謂小人間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
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宰相職在燮理陰陽而不兩

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
左右引王呂蔡秦覆轍為戒東宮得副本觀之且咋
舌危公公自不以為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舍人
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臣例破祖
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此中宮意公不
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
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
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
示已已奏彙竦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
人也自公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欽使冒誤國而天下

一壞矣嘉定復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
年之間斲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耻而全
人希少至于今民悴兵恣盜賊作而我欲侵侮天下
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世之才併力作
新之而如人沉痾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公之
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
金華曾祖矩祖敏秦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
大夫妣杜氏贈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
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需磨勘七轉至朝奉
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為國子錄太學

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
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爲祕書郎度
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兼太子舍人兵部
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
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
伴使祕書監兼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
人起居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脩撰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
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安富

爲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爭奪於賦
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旱荒饑甚具雖
有不爲蓄持大體不求顯顯名故在廣德民得爲良
民士得爲良士大夫公疾闔郡爲禱祠曰無使我慈
父去去而人懷之其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爲慶元又
推而大之減耗剩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亳屯駐兩
指揮罷生酒局戢豪家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爲便
其在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
建言無顧忌心在冑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出入
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否士風不

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廩而教之果擢
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皆爲聞人在青闈專
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聽不爲疲內春坊一日督
官媒氏擇配公聞之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
嘗聞宴張燈火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
之又嘗爲接伴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
釐正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劇盜因一一白之曰不
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鬪人戚
却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某嘗聞先
廟違豫久不覲重華容都人洶洶公自雪川走書諷

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以俟六飛之
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
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壺旁斥黃門且言脫
壽康鬱鬱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
有一不軌扶義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
視斂以爲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
哀其言之忠又聞晉正罷相之日傅伯成既遷之時
正和特未定公奮然而言於上曰進退大臣不可無
辭以示天下深折陰邪窺覷之萌已而追數姚愈沈
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沓去薦

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為難能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嘆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壻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丈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晁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端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

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為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斥房閹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公為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告所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

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塋以公遺澤補將仕郎
第庚辰進士今為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
歿之明年塋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塋哀公
平生所為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
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
公標題本意為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
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掇其大方為
家傳傳成來西山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
辱公之知知公之詳塋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
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

九年某入翰林為學士始克為之銘然每嘆公由太
蓬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歎
為公與祕書監柴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之典
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名卿矣銘
曰

彼婉孌輩

迫怵患害

我石不轉

惟義所在

彼酣秦徒

爵祿染濡

我金不鏽

惟道與俱

權門熏灼

砥礪鋒鏘

孤忠對越

遑卹覆却

孰持宰柄

利誘衆正

危言弗避

謂有義命

直大而方

庶幾見剛

不容何病

安於淮陽

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

並游地下

東萊成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七

行狀

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悃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媯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于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因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較博極群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賡酬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于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顯國其黨曹宗者擯于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

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于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寘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卧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晬盎肅然起敬至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太平居莊敬自將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

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
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
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為舉首公以舍選當得
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
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
而召可乎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
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
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
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閭巷至是始為營紀律肅
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作

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
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
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
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在其間某治某
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
諸都為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
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
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為保社在軍
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為荒
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無所容訖事羅公

薦于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
當處公班列少頃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
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即就汾海制屬以歸紹
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
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
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
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
當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
正人無容足地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
屬再爲福建常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

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
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
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
防趙尚書善堅帥汾海請公攝叅議官後帥傳公伯
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傳公壹
以相屬公周眦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
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
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
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
賢相正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

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
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
根掘自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
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孽之初豈至
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之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
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
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大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
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
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

直之士若龜年之効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
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
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
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度府無所不節以
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
邵宏淵故事凡軍師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
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
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
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
登公請于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

口以糶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
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
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九賦之
末亦足用一端也於是窒滲漏稽餘羨用賴無乏郡
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游
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官創福
田院君再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
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
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
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

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
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
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
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馬乃合卒伍時按試第
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
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
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
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
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
而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

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
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本以採弊而
非欲毒民因王君棐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月至臨
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擿黥流之罪日報公嘆曰吾可
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
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為
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
更化六年而頽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
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
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

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

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于今仰之

仁仁聞而大有為之効未著願毋以寬

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勵其

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

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我藝祖

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甘念為法

則我宋之惟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
勤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
言曰臣昨勤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
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
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
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
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
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
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

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
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
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廢每延見諸生
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
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
心即道不做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
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者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
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閣投匭爭獻所聞始無
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
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

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不哉乾元
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是故君子大之為貴
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太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惟陛下恢洪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鞬虜
甚強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
道威聲雄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
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冲以根本為首
安郤之曰朝廷處分以定甲兵無闕味
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
辛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

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
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
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
狄不懾女真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
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
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耳加以是名時所
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
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
韃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
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起而禍患未易

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勵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頽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寢盛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爲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專以賑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今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權勢而不聞有所規箴

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

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誦諛之風未息而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讒誦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寔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鞬韉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鞬韉強盛公遂言今日未皇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効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群臣多聞玉音自爲鞬佞胄所誤惟恐有錯

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
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
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公謂人
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
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
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
有關於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
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
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

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
諛緘默以順爲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蠢尔殘
虜敢犯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
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
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
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徙居于汴來索歲幣
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
此不可以爲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
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
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踈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

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何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

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闡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弃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政以賄盛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於是昔

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歡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
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
蓄財之多者頓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頻
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
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
之下人心不寧始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
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
輒輕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
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乃以
濈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

明強大之隣不足畏刑政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
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散楚者與
李秘困賊之謀王抃開邊之策爲上言謂三人者皆
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欲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
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
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
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竒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
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
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
親踈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乏而挾私害

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
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
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
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恠
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
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
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
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竒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
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
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

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
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
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
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至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
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
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
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
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戶著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
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
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

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
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
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然而殘虜以我為怯
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
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執
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
深懲既往之失圖日新之功恢張綱紀振起頽惰
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
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
剛濟柔而成以陽濟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

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
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
俾為吾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
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
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
足之地昔犯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觀其志非專為歲
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
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我
恃乎成可撤乎忠義之人既與虜為仇彼方仇之我
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互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

詞厚幣謹奉誓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
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
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爲戒若
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
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
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
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蚤朝晏罷不殉
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
歟以臣觀之所有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
未息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

未用宿弊未革浸浸焉入於頹弊之域即所謂逸豫
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
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瀆要修
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
內帑付外庭俾任鈎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
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
聲震矣然大羊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
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
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挫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
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才優大安戰功之賞

與夫教民兵防蠻戍紆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其地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為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

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君舍人王巖叟請書于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群臣之邪

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
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已乎爲國乎則
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
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
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
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
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
懇懇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
德量洪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
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

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
論事則義形于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
同列始有側目者矣讐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
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困蹙蹙
梁屢蹂邊鄙彼自爲寇非我與戎公謂戰守不可弛
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
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
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句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
曾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旣而全臺論
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

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
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
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
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爲笙鏞篳磬不
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窳足近作疾革也醫來必正
衣冠以見癸巳薨于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旣
薨之三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
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自三
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

致仕遺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
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
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
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
稱公不以爵氏而曰潔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
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
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
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
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
心洞徹通貫發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

事焉。斫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業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其之漕江左也，公

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惟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惧其貳也。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徧，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徧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為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也少而任道晚益日力其致遠也萬里之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逮不肯以遽已也閱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溟浸粹其行必欲如璠璵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爲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

後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國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復細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未嘉

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捨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孽臣顛柄天地閉塞徊翔卑冗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群臣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歿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人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

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出其本心昭明隨事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沒敬奉遺體舉足不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栢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也爲歛塋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調貧拯厄備極其至於朋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之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嘗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于

鄞傾蓋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
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
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
於已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于家以
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
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藉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編謂
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
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
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人臣
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辭章根本至

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
之賺字故凡所著不爲竒崙刻峭語而溫純條鬯自不
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
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
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咏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
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子哀其集若干卷藏于家
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
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其臨時公蒞職即悉
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
寶訓紀錄過詳公刪繁剪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室

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
去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
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
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屢贈申國夫人至
性淑行公所為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
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喬某官後若干
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云云始
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
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
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

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之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
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
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
諸子率本此意肅首疇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
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
家法者必表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
公寔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
不鄙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
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于南山佛舍語及國
於流涕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公之壘慈

湖揚公寔爲之銘於公大節摩寫盡矣顧其熾微委
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
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銘之典肅等將有請
焉謂某盍爲之狀慨念疇昔詎不得辭雖筆研蕪廢
猥釀是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
狀

司農鄉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其先光州始人十八世
祖遷於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氏遂占數
焉曾祖澤民祖僕不仕父慥弱冠有異舉第一

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相好也晚始得官爲
贛州信豐尉虜亮虧邊丞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
從論兵事多開納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幼出爲伯舅
後年二十一中進士乙科大夫沒于京師護柩旋葬
過時而哀不忘又持張氏祖塋三年經紀其家教仲
舅以學鄉閭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獲盜如律郡
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爲湖州歸安丞摧姦抑強貧
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爲泉州晉江丞程尚
書大昌司馬侍郎及相繼爲守尤賞異待以賓客禮
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溫持論根柢恕二公常

敬聽梁丞相其郡人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于上前
召除大學錄再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
其間最久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太常博士時方定
高宗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
於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今傳亡據且使大
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罪也議遂
決遷丞攝郎金部光宗初輪對百官公具考覈財賦
源流以對大臣以省濫負裁兇食節浮費等事始於
朝廷達於州縣具爲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爲浮
議所沮要在本之以至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

之以堅確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
搖庶幾制度既立財用日豐有詔令戶部稽考以聞
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運資
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仰者實賴之於是
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爲旱澇備又以餘力立舉子
倉勅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鹽本錢數萬以紓亭
戶之力歲終醴利倍增除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
勵將帥使知朝廷勲湖廣楮幣視京券爲輕軍民患
之日久公捐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
除司農少卿江上諸屯多貧匱公擇其累衆者增給

餐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藏粟歲久至陳陳相因
不可食公命鰓其腐投之江且廣糴以補其乏異時
諸郡之隸總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督償銖髮不
貸公曰郡亡從出必取諸民今幸蓄積有餘不至乏
興弛以予民可也為條奏蠲其負凡百餘萬而諸郡
財力始寬武昌瀕江多水火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
以防其溢人謂公儒者為政知濯瘴飫飢而已逃卒
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剽掠為變公語戎帥
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勢張矣於
是群黨亟壞人始服公制變為不可及越歲召歸班

三則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以感動
上意其畧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
見豕負塗載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
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
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憤若不
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
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
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見皇極丕叙
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幸甚孝宗

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警蹕過重華親臨大祥之
祭辭意尤懇懇時有欲以正宗為大行謚者公言壽
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
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公
深於禮故前後定兩朝廟謚異論莫能奪議者歸之
阜陵將覆土公爭以為地勢卑不足以妥神靈時宰
故知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
擁節旄過家人樂地大其物繁而俗本易治前二千石
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苛媿物情便安浮圖
之宮甲於東南命僧率有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

乃命各從公舉而境內始亡債僧推廣社倉法以振
業窮民以拯溺子之弊條約甚備後莫能易居亡何
言者及前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紛紜處之
澹如也徙居雪川酣飲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
史為大官氣燄熏轅掃門祈福者踵相踵公使浙右
時實常為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人乘君子
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果如公言復龍
圖知靜江府春行視農見田器薄小不足以盡地力
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別為圖授之又為浚井導泉
以便行旅嶺外民貧財匱公撙節浮蠹為閣十縣稅

錢一萬四千蠲雜賦朱膠等錢八千昭桂折布自建
炎以來爲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占城
真臘相攻餘兵亦入瓊管公調兵且招而海道寧移
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強梗不奉法公治尚寬至是
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復總餉事士
懷舊恩鼓舞迎拜歲比弗登民艱食公曰民病若此
可以非職而弗恤乎乃先便宜賑而后以聞邊警日
急小夫儉人爭承間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
記廟堂具言兵不可輕動請遵養以俟時皇甫斌自
以世將家好大言公問語同列謂其事必敗事移屯

軍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綠林下江之流
已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二
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天姿超邁志守卓然自
擢第歸卽從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義其學以存
誠謹獨爲主造次弗渝嘗患世儒論經多失本指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此
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人能知
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博覽群書自天
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
耳親製以測驗皆合趙渙造新曆以獻公爲作序中

書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一
卷曆學啓蒙 卷莊子解五卷爲文若不經意而明
白邕達根於理致雕鏤剝削之語一不出諸口神識
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友窮日夜語不厭聽者
志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盤錯衆相視莫敢先人
輒爲辯折是非成敗無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
時賢後氣合道同者常推敬周丞相當國公疏納知
名士三十六人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
力也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
諉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玘請憲聖禹篋

爲援立聖明之地其爲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朝自
信所學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再登朝而
位不過卿列所韞未究卒抱其志以終可勝惜哉公
既歿而召至或謂公而不死必嚮用矣嗚呼考公平
生出處火致當衆賢用事時猶不能少貶以求合其
能自詘於權門翕赫之日乎事無巨細有不合於義
必爭其能無言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公而不死即
即召至而能不辭也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青詞

江東祈雨青詞

嘉定乙亥五月

旱魃爲虐將貽卒歲之憂昊天曰明願軫斯民之苦
敬憑法醮冀達危誠竊念江東實連淮甸開禧兵燹
流徙最多嘉定年飢死士類踵屬者豐稔之屢應居
然凋瘵之未瘳西自暮春以來久愆時雨之潤川源
斷港阡陌揚塵宿麥既枯將奚續食新秧未孰敢望
收成靜言盤氣之傷和端自微臣之夫政凡有蓄咎
宜加不肖之罪忍使生靈重罹莫大之厄惟妙造幹

旋之甚易幸至任務憫之亟施沛然三日之霖救滋
一道之命控忱以告得請是期

茅山祈雨青詞

五月不雨益涸亢旱之虞百姓何辜火有秋之望
或殫危懼仰窅穹旻伏以大仁之哀氏生素瘠開禧
後天變荐臻旱蝗饑饉者四三年餓莩流離者千
早歲凶凶明之專祐獲豐稔之相仍然田疇蕪廢之
厚蓋藏之甚寡故雖樂歲猶或咨嗟脫遇
振救公私共患寢食靡遑用薦敬於名山
除妖魃不降甘霖吏之不良固難

與焉可憫願亟被於至仁瀝懇興辭鞠躬

府祈雨青詞

非望雨救民無術惟有呼天載念常賜
由莫如茲歲之酷自春徂夏甘霖未浹者累旬由
江暨淮赤地始踰於千里種植之工盡廢螟蝗之孽
將興井無可汲之泉粟有驟騰之價皇矣上帝本垂
溥博之恩今此下民將履困窮之極願回哀愍游賜
滂沱以全大造覆育之功以拯群生朝夕之命茲為
忱禱尚冀矜從

母疾愈醮謝青詞

莫親乎母實為命以相依蓋高者天惟盡誠而可動
比迎慈壺就養公庭屬當垂暮之年偶得瀕危之疾
呼醫未效舉室如狂一心斷造化之番仁百拜望星
辰而致禱願損臣身之筭以延母氏之齡鑪熏之燼
未消囊藥之功已應豈繫人力曾荷神庥是用祗命
羽流肅陳寶醮以謝再生之造以祈方至之祥曰壽
曰康期亦饗春秋之永爰清爰靜當愈虔香火之修

立冬日祈禳青詞

十月七日也至十七夜
有紫微垣宮室之慶

民生多艱莫如所部歲事不稔未有今年始則烈日
歆焚欲積而莫可繼則飛蝗荐食雖種而亦空于今
田野之間已多溝壑之瘠張頤待哺蓋尚餘數月之
期發廩勤分未足延一旦之命惟冀上天之仁愛俯
矜下土之困窮方冬而賜積雪之祥及春而佈甘霖
之澤使小大之麥既秀且藩而高下之田及時以懇
至於掃除疫癘之氣蕩滅蝨螟之妖悉賴至仁密回
洪造度幾有眾咸獲更生臣猥以駑材繆將隆指自
慚無術可救元元之番獨有誠竭期動高高之聽

丙子立春日設醮為母祈福青詞

天下之樂莫如以祿而及親人子之情尤敬其親之
難老敢瀝由衷之懇冒干捕物之仁伏念臣母吳氏
某早歷艱勤晚膺榮養郊堙覃霈被恩命者再三歲
曆推移候春秋之七十粗獲康寧之喜悉由履壽之
恩今者令佈勾芒日逢甲子當萬彙泰通之會肇兩
儀發育之功惟盛德之主生實從茲始為慈禱祈福
宜在斯時載演冲科肅延真馭祈冀昭昭臨下之鑒
俯矜區區念母之誠俾壽而昌長享承顏之奉及人
之老敢忘錫類之心

上元節設醮青詞

六沴相乘雖陰陽之定數一民失所豈天地之本心
厲者早曠之餘繼以蝨蝗之孽無廢不耕者凡數千
里困窮無告者逾百萬人公私之力易殫振恤之恩
難徧難高穹之悔禍庶令有衆之更生今者四序閭
端三微肇始磬一心而歸敬為百姓以致祈曰雨曰
暘冀均調而不悖我黍我稷俾種植以及時麥秋全
載穫之功蠶月有倍收之喜其於造化不費咄嗟嘘
吸之功而彼生靈獲免饑寒流亡之苦茲下愚之至
望亦上聖之樂聞敢瀝忱誠願回昭鑒

丙子芒種謝麥禳蝗青詞

伏以宿麥登場方欣續食遺蝗出土復慮挺畱蓋當
公私赤立之除豈堪飢饉存臻之苦幸帝命以來牟
之錫俾民生均一飽之歡所期播植之是時度保豐
穰之可望儻螟螣蝥賊或遂蕃滋則禾稷稻粱皆將
殄瘁此有衆所以驚呼而相弔而微臣所以恐懼而
靡惶顧人力驅撲之甚難惟天意轉旋之孔易願回
大造申勅群靈丕降其霖坐底驕陽之伏秉畀炎火
永無遺育之存瀝懇投誠鞠躬請命

六乙醮祈雨青詞

八政所重食最為先一歲不登民猶告苦况新罹於

大歉咸共僂於小康豈虞七八月之間復有方千里
之旱山川之雲欲合膚寸即離溝漕之水雖盈斯須
已竭將成者稿白苗方秀者萎更詎堪凋瘵之餘游
失豐穰之望私室之益藏甚寡曷保生全公家之儲
侍又空將奚賑卹夙宵在念震懼靡惶非仰祈高穹
覆憐之恩殆立見饑莩流離之禍敬陳寶醮肅按冲
科瞻紫微太乙以輸誠為赤子黎元而請命願敷潤
澤亟起焦枯以昭善教之仁以解倒垂之厄

太乙醮祈雨青詞

樂歲可期遽罹七月之旱驕陽甚熾俄為三日之霖

仰大造之至神與亟生而共戴惟上下之憂莫逾於
艱食而古今之患尤甚於游飢臣猥奉寬條適逢大
歉騰赤子困窮之衆幾至流離賴清朝賑恤之優僅
能全活改需一稔庶保更生而自入新秋久愆其靈
山川之祠雖徧雲雷之施教屯一心蕲洪覆之垂仁
百拜望紫垣而致禱精誠甫罄膏澤已敷掃妖魃於
方張起良苗於將橋儻非上帝好生之德孰拯下民
阡死之蓄敬上剛辰載陳寶醮以謝曲成之賜以祈
終惠之恩曰雨曰暘願常臻於協順有黍有稷俾咸
遂於豐登慶今凋瘵之呻吟躋富壽之域控忱以告

從欲是期

嘉定丙子秋建康旱大田龜折苗且槁死
人情相顧皇駭既禱于山川未應遂以後

七月丙戌用道家法醮太乙於賞心亭是日暉明陰
翳時有小雨空濛如絲遙望鍾阜諸山雲色滃墨近
夜雨稍大而風力將怒震撼戶牖皆鳴雨禁止越翼
日丁亥晴色愈熾夜邀天文生范其姓者相與仰觀
星漢范曰月行度太高雨未可冀也丙夜具衣冠望
紫微垣齋栗百拜以祈戊子夙興星斗爛然至暮雲
氣益薄亡巖毫蒸潤意晚上香宣詞磬折神位前默
禱良久退即帶炊休候兵忽眼瞿來告曰雨作矣起
視簷間溜落如噴正醮羅乘雨以歸嗚呼以某之庸
自是歲大兩搗苗復茂歲已有秋嗚呼以某之庸
何敢言格天事然惟幽明精禋之交一念貫徹誠有
不可誣者蓋自是益知暗室屋漏之不容欺而戰兢
臨履之誠沒吾身而後已可也自警言云

為母醮星青詞

天覆物以無私福豈容於倖致子為親而有禱情益

出於可憐願垂臨下之仁俯察曲衷之懇伏念臣母
太宜人吳氏某艱勤初載憂患半生祿雖及而年浸
高未極劬勞之報疾常多而安日少每深危懼之懷
北輒日者之言載考星經之運謂不無於屯否當豫
至於祈禳重以微職屬將滿秩計其行役之際必在
祈寒之時道途有風霧之侵舟楫有波濤之險非藉
生成之造曷臻康泰之休今者節紀下元日臨甲子
肅醮儀而歲敬為母氏以控忱冀誠懇之嘿通俾壽
齡之增衍承顏順色永諧定省之歡登高臨深悉免
顛濟之厄

丁丑上元設醮青詞

時已改除泉州
未離江左

伏以天為群物之祖本覆育以無私春者四時之先
乃發生之自始敢為民而致請冀錫福之惟均惟江
左之承平素稱饒樂自開禧而至今日浸益瘡痍疾戶
口耗於兵革之餘財力殫於飢饉之後都會之繁華
未復矧曰陋邦豐穰而愁嘆相聞况乎歎歲臣自叨
將指每極寒心所愧駑材曾篋拊綏之術惟祈洪造
曲垂矜憫之私因歲序之更端肅奏儀而藏敬仰祈
道蔭俯拯民難三登曰太平盡銷水毀木飢之沴百
樂生治國漸還家給人足之風

泉州入宅青詞

伏以便鄉假守叨被君恩將母之官獲修子職敢殫
微悃僭竇至仁伏念臣本以蠢愚曾微能解平生行
已不敢為持祿干進之謀一念通天粗知以濟物及
人為事甫上江孺之節更分海上之符昔者稔聞號
稱饒樂之地今為寢異頗多窮悴之昨當入境之云
初已炷香而自誓願堅潔白公勤之操一洗貪婪媮
惰之風丹衷甚明白日可照然而身健始能任職家
安乃可憂人爰即公庭載陳法醮仰祈赫赫之鑒俯
察區區之誠錫慈母以壽康俾盍門之安吉庶幾不

肖盡忘內顧之虞當竭菲才一惟民隱岷有臨在上
此志敢渝

太乙醮青詞

長人是職實深憫雨之懷銷變無方但切籲天之懇
敬憑法醮祗控忱辭言念溫_稜乏可耕之壤雖當樂
歲尚多艱食之民况自頃年以來游羅積滂之患公
私共困愁嘆相望臣猥以菲材甫茲假守志期阜俗
方勉效於撫摩政篋召和乃遽愆於潤澤夙霄自省
寢食靡寧雖甘霖之屢沾而大田之猶稿肆消良日
載演冲科瞻紫微太乙以輸誠為赤子黎元而請命

仰祈聖造俯鑒愚衷惟望歲所以望霖惟憂民所以
憂旱赦其煩瀆賜以矜憐雨施雲行願亟臻於溥洽
家給人足庶共樂於和平

天慶觀祈雨青詞

臨民而思裕民莫急豐穰之願得雨而復望雨實由
真切之誠輒貢忱辭僭干洪造伏念臣猥叨誤渥擢
守便州初無善政以慰群情但有過舉以傷和氣故
於蒞事之始即致亢陽之苗朝夕省愆殆如焚灼雲
霓在望何啻渴飢亟蒙覆物之仁洊降及時之澤平
壤已聞於沾洽高田猶慮於隳枯爰即真宮敬陳法

醮冀垂矜憫更賜滂沱百谷用成迄遂有年之喜丞
民乃粒元身聖人之父

謝雨青詞

伏以累旬苦旱寔深歲事之憂一雨心宵均被神功
之施以欣以感且諒且祈伏念臣本乏技能繆司牧
養自慚批政致繁陰陽之和屢罄精誠冀回天地之
鑒仰蒙赦宥俯賜矜憐觸石興雲俄陰威之亟變隨
風入夜倏膏液之潛湧少寬艱食之虞允荷大生之
德然而旱乾既久潤澤未深成始成終政有祈於妙
造載沾載足願更賜於甘霖諒惟覆育之仁何愛呵

嗑之力

上元設醮青詞

節名錫福敢萌微福之私職在長民當致為民之禱
仰祈穹昊俯鑒忱懇切念清源夙稱樂土珍竒畢集
近聯七邑百萬家生聚實蕃遠控重溟數十國粵從
近載頗異前聞稽天之潦相仍被災者廣浮海之商
罕至失業浸多臣自玷承流每勤卹隱雖摩撫當殫
於人力然幹旋實賴於化工敬卜剛辰肅陳法醮願
颺載生成之大造盡除水旱癘疫之災舟楫安行有
風后川祗之助室廬永保無祝融回祿之驚庶令凋

為民祈安設醮青詞

為民祈安設醮青詞

天令或愆馴致札瘥之害民生何辜重罹天閔之傷
念忝任撫摩殆不勝其憂惻遣醫餽藥常切關心遺
粟散緡曾無虛日雖勉修於人事終未弭於天災是
用虔抒丹誠仰於淵聽以仁救厄願推慈憫之恩變
盥為和亟賜嗑呵之力

太夫人誕辰設醮

天覆物以無私固豈容於微福子為親而有請庶可
冀於垂仁敢慮一喜一懼之情庸致三沐三熏之禱

伏念臣母吳氏早罹憂患晚被寵榮烏哺雖勤未報
劬勞之德駒陰甚迅浸驚遲暮之齡顧華髮之蕭然
每丹衷之惕若若屬新元之肇始且誕日之載臨肅
演真科屢祈道蔭增壽祺於有永膺福祉於無疆居
高聽卑願鑒惓惓念親之悃舉此加彼敢忘老老及
人之心

捕獲海寇設醮青詞

海邦寧謐忽驚劇寇之侵天道昭明旋告戎功之捷
妖氛頓掃鴻覆何窮伏念臣自玷藩宣每勤綏撫方
欣庶俗共由於安靜之中豈意群兇猝至於防閑之

八艦幾千人之衆距城圍纔百里之遙亟遣在

屯川陸威聲旣震吉語踵聞首惡當懲用正鯨
戮脅從可貸忍爲玉石之焚鄉非獲助於穹昊
豈易收功於旬浹肆憑法醮祇控謝忱尚祈遺孽之
悉平庶俾後虞之永熄四郊按堵各安耕鑿之餘萬
賈連播如行枕席之上

中元節清源洞設醮

中元令序實惟敷宥之辰上聖至仁不厭爲民之禱
敢因祗謝載控愧辭伏念臣猥以迂愚獲司牧養有
民有社常獨抱於隱憂曰雨曰暘乃幸臻於時若高

下之田成稔公私之慮少寬豈云昭格之能端自由
成之造肆陳淨醮祇薦微衷尚惟晚種之頗多更賴
化功之垂軫自今以始冀獲屢豐之穰所欲必從敢
辭三讀之謚

生日青詞

母恩甚大欲報何窮天聰雖高惟誠能動輒抒冊素
僭瀆穹旻伏念臣繇一介之至愚賴二親而有立悲
深陟岵徒追慨於父慈禮謹循陔幸粗諧於母養茲
臨誕日載惕微衷念長育成就以至于今豈保抱携
持可忘所自載陳寶醮祇按冲科華髮高堂願增異

清源洞祈雨青詞

歲以稔聞已拜高穹之賜雨弗及時至又聞下土之
咨輒恃至仁敢陳微悃臣聞詩播貽年之頌史嚴無
麥之書蓋於五穀之中此為最重必備四時之氣乃
克有成儻乖呂令之期難擬崆峒之熟今者仲冬將
屆嘉澤尚愆未耕者既阻於翻犁已種者又震於隼
巷秋收百畝僅醫眼下之瘡夏秀兩岐殆類中流之
楫此而失望誠可深悲仰祈大造之慈俯拯細民之
苦寸雲觸石冀亟示於威神三日為霖庶均沾於膏

潤控忱以請從欲是祈

清源洞設醮祈雨青詞

愆陽頗甚慮二麥之失時法醮載陳為三農而致禱
方虔恭而俟命俄霹靂以通宵豈愚誠足以動天繇
聖造存乎濟物然而旱乾頗久既又潤澤未敷下田
雖幸於沾濡高壤尚遲於播植敢辭再瀆祈控一忱
沛其靈以及時願終大賜貽來年而率育共載洪恩

雲榭祈雨青詞

冬宜寒而燠氣臨大暄欲雨而暘繇郡政之
行之失序愴忱雖切滯澤尚愆雲婁合而

音舟楫并汲復艱近而有炎

惠惕然朝夕殆若燬焚用瀝

一瑞靈積地非所敢祈其霑

又生而可望則以身塞咎而

命

雨蓋前比之予聞誠則通天賴至仁之易感

而潤物旋霽霈以通宵百井泉甘溢於既涸

之後千畦麥秀蓊然將槁之餘儻非上聖之興慈孰

俾下民之蒙澤載沾載足已式慰於群情成始成終

非烈日無以堅其實惟均節而不惑斯順成而靡虧
越從春夏以來幸適陰陽之叙今歲將大熟而雨則

一至於溢流町畦幾於冒沒整然待哺不勝

壞於垂成必非穹旻之意敢抒誠懇虔期

憫其

勤勞賜以兼旬之明霽百里

以全甫田之取十千庶豐年之

詞疏語

雷天維子民哀其窮而必救

則為必救以連陰之沴凜乎害

如響劃重雲而見白日六合

百川順聽仰至仁之易感戴

以之期不厭晴明之久崇墉新

壤均懽其敢忘於帝力疏作德力

有詞疏語

嘉穀告登既卜有年之慶連陰不已遽為積潦之苗

不勝朝夕之憂亟扣乾坤之造賴神功之密運疏云不勝

林迫之情亟扣慈悲之造賴威神之密運俾雲景之遄開波漲平疇昔幾

壞於垂成之頃雲屯高廩今獲全於將失之餘秋心嘆

頓舒歡欣相告用是肅陳淨供淨觀云祗薦微忱曰雨

曰賜願益臻於時若有稷有黍更期遂於秋成

代料院作生日設醮青詞

年開八袞迫暮景於西山誠竭一心扣至仁於北極
敢憑法醮度達愚衷伏念臣資稟甚庸志念多雜義
利雖嘗早辨而私欲易以移人孝問非不究心而踐
履未能中道越繇近載浸悟昔非仰蒙善貸之恩俯
賜曲成之造無攝生之術而獲晚景之粗安無教子
之方而叨世科之相袞祠館竊罔功之祿郎闈陞曰
正之旨請循僥幸之原悉自穹隆之覆肆當延口

云云

通之潛消而餘齡之增

善則補養愆味太上至道之言不忘朝夕踐者
便之戒以訓子孫臣無任

仙遊山謝雨詞

輕生嗜鬪莫如南浦之民足食安居尤切西成之
嗟亢旱歷時之甚久幸其霖入夏之甫均方力穡之
惟勤俄兼旬之不雨平疇雖種恐立致於焦枯高壤
未耕幾盡成於蕪廢惟鄉俗人情之易動殆山川風
氣之使然斗粟之價稍騰奪攘且起百畝之收或失
愁嘆奚堪方共啓於微忱欲仰祈於大造深仁易感

其四身集卷之四十八 十六
美澤邊歎阡陌相望化龜坼而為膏潤室家胥慶易
狼顧而為歡忻爰即仙山肅陳法醮以謝曲成之賜
以蘄終惠之恩二氣均調迄底豐登之樂四民咸裕
漸還醇厚之風

仙游山建醮青詞

指湖湘而分閩深愧非材瞻霄極以陳情冀蒙宏覆
本極凡庸敢圖坯冶之恩疊冒科
奉詔條論功會篋於鏘銖積累
爰奄及慈闈念咎畏威惟日虞
攸覲於恩光詎意公朝未忘孤

以對付以名藩茲滄口以戒行敢額天而控
艱川塗云邈况當栗冽之期復載何私願并安全之
幸俾早祇於職守當虔奉於上焉赫赫之皇穹
照臨孔邇下則巍巍之靈嶽惟斯可瞻誓堅對越之
誠益勵首公之節庶蠲民瘼少答國恩更蘄佑善之
仁終成及物之志

潭州上元建醮青詞

三元紀節茲臨錫福之辰十國為連適際牧民之始
敢殫誠而有禱冀蒙覆以均安伏念臣猥被宸綸叨
分楚服披圖案謀昔雖號於富饒問俗觀風今實多

於愁嘆以非材而臨涖將何道以撫摩方弛檐之云
初已炷蕪而自誓凡躬行之當勉如對神明苟民瘼
之未紓若拯焚溺期少伸於志願以無負於選掄若
雨陽寒燠之以時與水旱札瘥之不作惟化工之是
賴匪人力之可能是用嚴三齋七戒以陳儀爲一道
九州而控請仰觀好生之大德俯矜難保之小民富
有倉箱俾遂西成之樂聲無桴鼓度寬南顧之憂

湘春堂建醮青詞

藩維寄重懼勝任之惟艱覆載恩深願控誠而有禱
臣甫維憂思遽被恩榮旣莫遂於忱辭遂冒當

天子對醮之廣有百萬戶生靈之素

嗣錯若每難帖服營屯列峙可後拊循凡而九郡之
戚休皆是一身之舉厝疚心思治殆寢食之靡遑節
用愛人敢圭銖之自奉雖爲仁由已而成功則天仰
祈生育之恩俯賜安全之幸使身無蓄疾而家用平
康庶無私慮之牽一惟民隱之卹誓竭公勤之素志
迄成惠利於此方上焉赫赫之皇穹鑒臨孔邇下則
巍巍之靈嶽顧盼可瞻苟畔斯言敢辭于罰

祈雨建醮青詞

職玷撫摩難勝二千石之寄民憂旱嘆莫如七八月

之間敢瀝丹衷冒十洪覆瞻此湖湘之凋瘵異乎江
澗之富饒本乏蓋藏况加科配故雖豐稔猶或嗟咨
或惟一穀之弗登立見群生之告病幸自春而徂夏
蒙賜雨之以時早稻既收晚苗亦茂正需嘉澤庶迄
全功粵繇邇日以來忽苦常暘之沴艱析雖切感格
未能雲未合而倏離雨方沾而隨止夙宵自省震懼
靡遑即吉日以陳儀籲高旻而致請願垂矜憫亟解
隹枯當白露之將臨俾甘霖之適應實穎實粟遂爲
上熟之年成始成終敢忘大造之力

謝雨建醮青詞

一念在民惟豐穰之是願歷旬不雨則怵惕以罹
矧自入秋以來幾有常暘之虐遐想溝塍之涸竭不
勝肺腑之惓焚輒籲告於九旻每凌兢而百拜祇荷
穹窿之覆屢垂沾溉之恩觸石興雲變陰威於炎赫
隨風入夜回膏潤於隹枯仰戴天慈敢稽醮謝然旱
暵之期頗久而涵濡之澤未深嘉穀方華正須護養
驕陽孔熾豈易堪任冀上帝之好生憫下民之無告
載霑載足迄成上熟之年既庶既安侵還近古之俗
生辰建醮青詞

歲月推移復值始生之日夙宵震懼難酬罔極之恩

輒露微忱冒塵穹聽伏念臣蠢愚寡識樸鈍非材不自意於遭逢迺積叨於榮顯惟覆載生成實乾坤之造而鞠育教誨繫父母之仁惕若省循箴焉稱塞蓋克肖其德然後為弗失其性而不辱其身然後能無忝其親臣之於期固常有年已幾於知命學猶愧於反躬屬當初度之臨采切愚秉之感劬勞莫報方懷俯仰之慙宴樂是娛敢惟世俗之徇爰假道家之典肆陳法醮之儀備磬精誠冀蒙福祐脩身進德為名教之余人尊主死民粗究平生之素志自餘

九節天慶觀建醮青詞

伏以十國為連濫膺南服之寄三時不害在遠之功繫庶俗之小康皆至仁之廣被伏念臣蠢愚寡識樸鈍非材叨九重選擢之榮付一道撫綏之責負民兼總既負荷之維艱蠻獠雜居尤服馴之匪易斯期一稔以弭百憂曰雨曰暘荷天慈之昭答有黍有稷俾歲事之獲全豈微臣感格之能繇大造斡旋之妙即下元之令節按太上之冲科以謝殊恩以祈來貺降福祥於有永銷菑沴於未形三登曰太平常底豐稔之慶百樂生治國再還淳古之風臣無任

甲申上元醮青詞

三元紀節茲臨錫福之辰千里分符責任宅生之寄
敢為民而控請冀蒙覆以均安伏念臣猥奉邦條倏
周歲籥顧慙菲德每深曠敗之虞獨荷至仁倍費生
成之造兩方祈而輒霑年幾歎而告登瑞霽滂降於
嘉平麗景有華於元日仰戴穹窿之施益深祗懼之
誠爰即公庭載陳法醮冀精忱之昭格獲景貺之遄
臻調二氣以孔時寢五兵而弗試祝融回祿無煙燄
鬱收之災湘江洞庭無風濤覆溺之害閭里清淨溪
峒晏寧末路辭全豈獨守藩之幸遐方枕奠式寬當

予之憂臣無任

建醮青詞

甲申四月十一日時有白氣出於
鳴吻恐為兵災之象故致禱焉

職叨作牧慚非守土之材志切為民爰控籲天之愫
伏念臣猥蒙推擇繆任撫摩幼學壯行但欲寸功之
及物夙興夜寐未嘗一念之謀身每務廣於上恩期
亟還於舊觀而臣材能淺薄智識卑疎雖懷憫俗之
至情愧乏召和之善政里閭憔悴城邑蕭條歲非不
孰而穀價反騰歛非不輕而民財轉乏凜然終日抱
此百憂况陰陽或舛於運行而災沴間形於兆朕直

切曉皆繇不德其敢自文惟仰懇於上穹冀垂憐以
下土誕錫和平之福潛銷變故之虞雨暘寒燠之
時迄臻大稔旱疾戕兵之不作咸遂小康第令民
之獲全何異臣身之蒙施臣無任

祈雨建醮青詞

為政而宜於人媿乏召和之術不雨而至斯極敢忘
省咎之誠瀝血書詞鞠恭請命伏念臣猥慚迂陋繆
任藩宣明不足以察物情惠不足以蘇民瘼歎愁然
恨豈無隱伏而未知寒燠雨暘致使運行之或差

今之旱暵比於前歲已備舉於祈禱

旱暵何辜况難安者田里之生而易
湘之俗縱令豐稔猶費撫綏脫或饑荒將奚拯拯
然億萬姓之命繫此一二日之間不勝疾首而痛心
殆甚履冰而蹈火仰祈大造俯鑒危衷霽甘霖於
亢之餘活嘉穀於垂成之際庶幾赤子獲逃溝壑之
菑願以微軀獨被雷霆之譴

青詞 甲申六月二十一日天慶觀

旱方千里繇繆政之傷和哀籲九天為黎元而請
載念湖湘之凋瘵夏殊江浙之富饒頻年皆稔則
俗粗安一日告饑則事變雜出在昔固嘗深病於今

尤可隱憂蓋當糴貴之餘正切食新之望儻矣百鈞
之重負日冀息有惴然一葉之漏舟共期脫險儻或
乖於所擬復何恃以自存每殫朝夕之思不知涕泗
之集敢載陳於法醮用備列於危乘仰祈穹昊之仁
亟拯生靈之厄救群龍而並起霈一雨以滂流遂作
甘霖盡活嘉穀若微臣之有辜豈顯罰之敢辭鑄爵
秩而削年齡悉惟大造之命全妻孥而安隴畝願保
細民之生臣無任

太一醮青詞

恭以亢旱為災嗟赫赫炎官之虐至仁可懇仰煌煌

紫極之尊嚴三齋七戒以投誠為百姓群黎而請命
伏念臣受材至陋竊寵過優雖存濟物之心愧乏召
和之政當祝融之用事俄妖魃之肆行不勝朝夕之
憂深念公私之計平準之儲甚乏况已空賑糶之餘
大家之積幾何復告竭勸分之後欲脫窮民於义困
惟蘄新穀之倍登殆猶痼疾之思痊更甚縲囚之俟
赦左餐右粥望或失於垂成寒耕熱耘功遂為於徒
費既絕可生之路是擠必死之塗雖下吏之愆尤有
以召此豈上天之仁愛忍使致斯肅寶醮以陳儀瞻
璿霄而瀝懇或生靈有過幸務宥其愚冥或分野當

災句密回於造化倏起寸雲之陰霈為三日之霖盡
活枯苗迄成豐歲度幾鴻鴈之衆各保安居願以蠖
蟻之身獨當顯罰臣無任

南嶽正殿建醮青詞

清朝假寵濫司十國之連繆政干和致貽千里之旱
敢抒丹懇仰冒蒼旻矐是湘郊實維楚服厥壤少腴
而多瘠其民易動而難安年雖婁登尚虞佩犢之警
歲或小歎立有狼顧之憂粵繇季夏以來忽若常暘
之沴近則長沙資陽之境遠則零陵瀟水之間綿數
郡之相望越累旬而不雨夙宵自省寢食靡遑比雖

潤澤之數霑尚慮邇遐之未徧載瞻喬嶽密接層霄
既雲氣之所藏且神靈之攸宅爰即祠庭之遂就陳
醮席之嚴奠赫監之下臨獲精誠之上達祝融天柱
變陰霽於頃臯屏翳豐隆奉神威而奔走俾列城之
均浹庶一稔之可期昨俗相安無匹夫之弗獲牧臣
有臯豈顯罰之敢辭臣無任

太一醮謝雨青詞

六月廿七日醮七月初二日夜占蒙許秋前
賜雨初八初九皆大雨中元謝且祈十八十
九兩廿
四日兩

寶檣將成俄苦倏焚之虐璇穹非遠輒殫哀籲之誠

既霈澤之維時敢消辰而控謝伏念臣自罹亢旱每
極隱憂齋居幾及於五旬露奏豈惟於三壩蓋荆楚
荒涼之有素而里閭貧悴之孔多職在長人當任牛
羊之芻牧志期阜俗忍令鴻鴈之流離故切切於禱
祈殆皇皇如饑渴洪慈垂憫密回造化之機膏潤應
期大慰雲霓之望粟直爲之漫減物情賴以少紓適
中元令節之來臨舉太一冲科而載演豈曰仰禱於
大造所期游瀝於微黍惟忙度之來陳與官僚之歸
報雨或多而或寡未遂均霑苗有秀而有枯尚虞難
保更冀甘霖之相續度幾晚稼之獲全以終上帝好

生之仁以拯下民垂絕之命敢伸虔請願賜恩憐於
立秋處暑之間亟臻渥洽俾衡嶽湘江之境共樂豐
登

南嶽青詞

旱太甚以如焚備磬禱祈之悃天不言而善應迄垂
沾勻之仁仰戴隆恩敢忘祗謝伏念臣猥繇推擇繆
任撫綏旣分閭外之顧憂常軫民間之休戚顧慙舛
政上千二氣之和馴致常暘幾遍三湘之境極夙宵
而省咎如疾疫之在躬誕即靈宮肅陳醮席為列城
而請命賴洪覆之垂休自入孟秋以來屢沾時雨之

潤苗將枯而復茂粟方貴而漫平雖遐邇不同或有
全虧之地然盈虛相補尚饑下熟之年旣荷殊恩敢
祈終惠蓋頃屬愆焚之際嘗嘿思賑卹之宜欲殫一
已之勞期建百年之利必也豐穰之不失度乎規畫
之可行冀皇天后土之有臨亟成微志俾赤子黎元
之得所盡出洪鈞臣無任

天慶青詞

旱太甚以如焚備罄祈禱之懇天雖高而聽下迄歲
沾旬之恩仰戴隆慈敢忘祗謝伏念長沙之境越歷
季夏以來蓋愆亢者久之亦隳瘳之極矣臣忝任

之寄不勝朝夕之憂婁控懇於穹旻遂獲臻
潤始焉不雨所以示儆戒之威終則有秋又以昭仁
愛之意仰化工之至妙訢民命之獲全顧已幸於蒙
休尚有蘄於終惠蓋頃屬歆祥之際嘗嘿思惠養之
宜在其閭閻則欲倣張詠賑民之法若時郊野則欲
遵朱熹置廩之規不辭一已之勞期建百年之利必
也豐穰之不失度乎規畫之可行冀皇天后土之有
臨亟成微志俾赤子黎元之得所盡出洪鈞

生日建醮青詞 甲申

年幾五袞嗟老景之易侵身在三湘倏誕辰之載值

當常情宴樂之日實微生悲痛之時敢瀝丹誠仰干
穹念覆伏猥猥繇庸情積有澆逾每蚤夜以兢兢殆淵水
之凜凜念天地賦臣以此性必盡性然後無慙而父
母生臣之此身在立身豈容有愧顧年齡之漫迫迺
德業之未充既莫報於劬勞詎能安於戴履屬當初
度尤惕愚衷爰仰叨於高旻冀俯矜於末路俾自今
而攸往凡有志以必成居無疾恙之侵動寡悔尤之
累操修合道粗無慊於前賢功利及人不虛生於斯
世

黃籙正醮青詞

乙酉三月自長沙
歸西山未赴召命

消辰歲事有嚴金籙之科竭地投誠冀徹璇霄之聽
伏念臣曩罹艱棘復值災迺嘗於壬午之春誕即西
山之麓肅陳法醮哀籲高靈用追福於慈親且祈安
於私室仰蒙道蔭密佑孤踪兩載于藩旣兵民之胥
悅一門被澤復子姪之均霑除書荐下於昕庭愍冊
增光於幽窆竊省僥踰之幸悉繇覆載之恩屬暫還
蓬華之居用敬修蘋藻之薦瀝肺肝而有禱冀穹旻
之垂仁因步方艱願亟臻於綏靖聖圖有永期益底
於延洪忠賢進而公道顯行德政脩而人心順聽邊
疆寧謐海寓清夷但令斯世之舉安時乃微臣之至

願干名慕利敢爲私已之謀尊德在民蘄遂平生之志尚惟妙造賜以曲成臣當勉竭丹衷力行素學夙宵一念常如上帝之臨夷嶽百爲悉賴神明之助

西山設醮青詞

乙酉自禮部奉祠

入參侍從莫裨訪落之謀歸返田廬甫遂退休之志敢據誠懇僭竊穹旻伏念臣器識凡庸行能淺薄屬龍飛之有作叨駟召之最先累疏辭榮旣難回於成命一忱思報其敢徇於私謀肆當奏對之初首陳狂瞽之論主上嘉其忠謹許即施行臺臣指其臯愆凶加鐫斥迄從寬典仍假寵章凡微蹤獲保於安全皆

洪覆曲垂於庇佑方息肩於弛擔正思過以杜門修冀慈仁密回大造俾臣身無灾疾家用平康早窺至道之精微盡滌平生之疵吝危機弗作姑容安跡於山林拙守難移終願酬知於君父

西山再醮青詞

乙酉

星躔密運固定數之莫移天道至仁惟微誠之可籲輒控凌兢之悃仰祈覆育之恩伏念臣賦性顛蒙秉心褻拙平生行已但求無愧於幽明一意愛君其敢留情於寵利緣憂思之大過致言論之失中上雖亮其無他衆爭指其有臯皆繇迷繆自取顛隳旣被譴

以來歸每省愆而思改迺曆家之推步謂乾象之加
臨尚據挺災未能集福凜然終日方恐懼以自修考
之古人尚祈禳之不廢矧惟薄德敢後投誠仰祈大
造之照臨俯鑒微衷之怵惕赦其往咎許以後圖潛
銷坎險之虞誕錫泰亨之吉孤忠直節早見察於朝
廷弱質衰蹤獲自安於林藪

粵山入宅青詞 丙戌九月

蝸廬甫就冀臻居處之安鴻覆無邊輒控生成之禱
伏念臣越自近歲廬于先塋比緣齒髮之日侵每懼
雲嵐之易染平時漫仕未嘗爲豐培蕙橐之私一旦

授圖安得有營創室廬之力姑徹移於舊宇用補
於新巢輪焉與焉敢効晉大夫之後有矣美矣庶幾
衛公子之規雖無百堵之雄幸挹兩山之勝歎維吉
壤界自高穹旣諏日之惟良遂携家而托處潔誠一
念祇謝三靈願雷壽載之仁誕錫和平之福杜門省
咎早見察於清朝講學脩身獲預聞於至道教子粗
傳於忠孝生孫適逢於休祥誓畢此生勤行衆善庶
無負聖賢之訓以此酌天地之恩

母夫人祈壽青詞

高堂華髮將臨誕育之辰寶笈冲科預控壽昌之禱

凌兢望賜俯伏陳詞伏念臣母大恭人吳氏其蚤歷
艱勤晚膺榮養七十春而復四實惟喜懼之年九五
福之備全正賴生成之造敬消元日祇扣高真冀延
耆艾之齡永享清溫之奉昭昭在上願不靳於垂慈
老老及人詎敢忘於錫類

保安設醮青詞

君官無補懼獲譴於幽明赦過有祈敢投誠於穹昊
伏念臣猥慚愚劣積冒清華雖戒謹自將粗守不欺
之節然操持或戾豈無可錄之愆竊自省循每深震
惕惟上聖以好生為德而中元乃宥罪之辰肅歲

進敬陳忱禱冀蒙覆護俾道憂虞上奉親慈願延
壽下將孥指均遂燕寧但無非意之災即是殊常
福自餘僭悃不敢妄陳

春祈設醮青詞

春者四時之首實肇化工食為八政之先最關民命
即殊庭而歲事控忱懇以致祈三登曰太平願格豐
穰之應百樂生治國漸還熙洽之風

中元節祈安設醮青詞

伏以謗材無取誤分千里之符善最未聞幸畢二年
之戍獲全狐跡端藉鴻私伏念臣本乏吏能繆膺郡

寄雖清白一節粗無愧於幽明然勤勞百為終自慙
於踈拙仰賴穹隆之施曲垂覆露之仁兩賜若時歲
以屢稔盜賊屏跡人亦僅安訖遂終更實踰素望是
用蕭陳淨醮祗謝高真念受代之非遙將戒行之有
日備親華髮適當喜懼之年遠役修涂頭錫康寧之
祉下至闔門之壯穉均祈洪造之生成但無非意之
虞即是殊常之福自餘僭悃不敢妄陳

肯錄醮青詞

竊聞雖邈性精誠可以感通金錄載陳於科教至為
嚴重敢干威譴僭露忱詞伏念臣本以蠢愚奮由孤

洪造甄陶之厚叨皇家爵秩之榮學雖篤而至
道之未聞德弗克而虛名之徒竊稔成過咎罔自覺
知適年骨肉之挺災凋零已甚一日庭闈之弃養痛
悼至天堪方朝夕自省於愆尤復父子俱嬰於疾疾凜
淵冰而知警懼覆載之莫容敬發丹衷跪陳寶醮果
蒙矜宥亟底痊平置繇再造之恩畀以安全之幸屬
正月始和之際實天官賜福之辰祗演冲科用迎景
貺惟先妣劬勞之未報冀道力以超昇惟全家長穉
之相依丐天慈之曲被更推餘澤併逮含靈俾溥天
率土之間咸安生聚暨泉曲幽扃之下盡釋沉淪茲

上聖好生之本心亦微臣及物之素願控誠以請從
欲是求

太乙醮青詞

遠南陔孝養之樂悵莫報於母恩瞻東極瑞相之尊
顛覆依於道力輒瀝哀摧之悃冀蒙矜憫之仁伏念
臣亡妣某性稟惠慈行全懿淑事姑盡孝早彰割股
之高風教子成名無愧剪髮之盛節一念惟勤於嚮
善千金不吝於濟人謂宜膺五福之具全迺僅止七
旬之有四攀號靡及荼毒奚堪長夜杳冥恍不知其
如往慈顏恍恍佛空儼若於生存欲濟拔於營魂用

依於聖造伏望青華注錄黑簿銷名或仍生福德之
門或徑列仙真之籍茲為忱禱允賴洪恩更祈寶林
蓮座之光普及泉曲艷都之識念愚氓之蒙昧或墮
沉淪變火翳為清源悉歸超度此上聖好生之大德
亦微臣控懇之至情瀝懇有祈鞠躬而俟

母夫人愍忌設醮青詞

昊天罔極莫報劬勞之恩春露既濡豈勝怵惕之念
惟歲元之不日實母氏之誕辰綵服稱觴記每歲歡
娛之舊縑裳捧奠愴于今變故之新鷲華誕之重逢
悲慈顏之如在茫茫長夜念邁返之無期浩浩蒼穹

幸歸投之有路肆陳淨醮追拔營魂冀蒙被於天慈
蚤超躋於仙籍載念送終之重無踰治堊之先異夢
有開既類牛眠之兆遠期是卜將營馬鬣之封更祈
列直覆疇之仁誕受二氣冲和之正庶幾體魄獲安
回於九原抑俾子孫蒙休祥於百世

黃籙十王表

母恩莫報徒切蓼莪之悲聖力無邊輒陳蘋藻之薦
載披悃悞屢叩敷聰伏念臣亡妣吳氏性稟惠慈行
全懿淑事姑盡孝早彰割股之高風教子成名無愧
之盛節一念惟勤於奉道千金不吝於濟人

五福之具全迺僅止七旬之有四攀號靡及

毒奚堪長夜杳冥恍不知其如徃慈顏彷彿空儼若
於生存欲濟拔於營魂用歸依於真宰恭惟十王真
君殿下職司地府德合天心願蠲已徃之愆甄錄平
生之善或列仙真之籍或生福德之門仍冀慈仁徧
加凡庶念憇冥之冒犯致墮沉淪變幽暗爲光明悉
歸超度此列聖好生之本意亦微臣控懇之至情瀝
懇有祈鞠躬以聽

十王表

伏以十真列位雖嚴地府之司一德主生實體天心

之運敢殫忱悃冒竄威神竊以民本秉彝疇非好善
情因逐物乃至失真皆緣一念之差致墮九幽之苦
業報雖由於自作愚冥實出於無知共惟十王真君
殿下聖德高深神功浩博願垂慈憫俯徇懇祈推上
穹覆育之仁拔下土沉淪之衆瓊章寶籙俾乘超度
之緣火翳劍林化作青源之境

仙遊山第一會黃籙醮青詞

天心溥博至仁常軫於黎元道教修崇勝會無逾於
黃籙肅殊庭而不忒葢忱悃以有陳竊以下土茫茫
爰無邊際衆生擾擾多積愆尤或三火八難之縈纏

或六道九幽之輪轉孽雖自作情有可矜儻非祈禱
者之恩何以度存亡之厄是用即真仙之勝境演太
上之冲科連晝夜以陳儀合幽明而控禱今兩淮荆
蜀之壤兵革方興五嶺劔汀之間疫癘大作凡賦形
之有衆多隕命於無辜深虞變故之未銷以致流行
之浸廣仰靳仁聖俯念生靈敷太極二五之籙潛祛
沴氣轉陽九百六之運造格不平生者有耕鑿飲食
之安死者無沉滯煩冤之苦匪但此方之蒙福併令
率土之皆春咸賴至真密回妙造兢兢一念不勝對
越之誠赫赫九旻願降高明之監

太乙救苦天尊青詞

伏以按冲科於黃籙方藏殊因瞻瑞相於青華敬陳
忱悃維下民之賦質皆上帝之降衷繇因物以有遷
致積愆而罔悟一念顛迷之莫返墮八九幽百年歡
樂之幾何受報千劫孽雖由於自作情本出於無知
仰太乙之至仁實群元之司命願垂慈憫俯徇懇祈
現寶林蓮座之光旁通幽隱化火翳劔山之苦同作
清源

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